通志堂経解

仁12
1.411
225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
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
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
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以下王曰者二欲康叔明德也念謂不可忽忘
將語辭遹述也紹繼也聞衣謂聞而服之於身猶
下文言聞由也往之國也敷求廣求也宅心謂居
官之心如立政所言克厥宅心也訓古訓也弘充
廣也裕饒益也言汝今治民在敬述文王所紹所
聞所衣之德言蓋文王雖生知安行之聖亦聞而
知之故孟子曰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文

王則聞而知之因文王之所聞又往敷求殷家先
哲王所用以保乂其民之道以證文王所聞之德
言汝大遠惟商之老成人居官者所知之古訓因
商臣之所知又更求知行古昔先哲王所用以康
保其民之道以證商臣所知之古訓然未可自足
也又當擴充其德與天爲一若德足乎已則王之
命汝者永不廢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
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
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不懋已汝惟小
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恫痛瘝病戒愼恐懼常若病痛之在身則無所不
敬矣畏威通棐朱子從顧氏漢書註與匪同後並
倣此忱信也天之威非可信其常佑助民之情大
可見者小人難保其常懷服也然天之視聽自民
民情所向即天所佑民情所背即天所弃汝往就
國當盡汝之心毋自安而好逸豫乃可以治民又
申言小人難保之意我聞人有言曰凡民不當使
之有怨怨無大小皆能爲患不在大者大起於小
不在小者小至於大汝之德雖已惠愛於人猶自
以爲不惠雖已懋勉於己猶自以爲不懋歉然不
自足惟恐失民之心如此庶可使民無怨也應謂

順其心宅謂已得天命而居守之也作謂振起而
變化之也新民殷民之新附者汝所服行惟弘廣
王之所以應保殷民者亦惟佐助王之所以守天
命而動化其新民者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
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
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以下王曰者六欲康叔愼罰也敬則愼重所以
能明小大猶言輕重眚謂誤犯終謂故犯典式謂
以常法爲法式也自作不典式謂自爲不法之事
眚災謂因過誤而罹災禍適爾適然如此也蘇氏

曰此設爲死罪之大小以明其情之有輕重非謂
小罪爲可殺也如甲乙皆有死罪而甲之罪小於
乙非謂其罪不至死也今世之法謀殺已傷雖未
殺皆死雖未傷而實人於必死之地亦死過失殺
雖已殺皆贖與此意略相似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
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有敘謂刑罰中倫皆得其宜是汝能大明而有以
服民也明不可欺而民畏服其必勑正懋勉不敢
乘戾以犯法然此特道之以政而已故民之和者
勉強爲之若有疾若保赤子道之以德也止民之

惡者如去已之疾則調護無所不至民必遠罪而
盡棄其咎矣保民之善者如保已之赤子則愛養
無所不至民必遷善而底於康乂矣先言有疾後
言赤子蓋民棄咎而後可康乂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
人無或劓則人
非汝封刑此人殺此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
非汝封又言當劓此人則此人則無或敢有劓則
人者言用刑之權惟汝得專不可輕用也刑殺刑
之重者劓則刑之輕者刑人之刑輕於殺重於劓
則蓋指非宮二刑而言也孔疏曰此又曰述康叔

之文曰下章倣此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玆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
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謂都邑之事天子地方千里六鄉六遂在方
四百里內者爲國中公邑家邑小都大都在方四
百里外者爲野諸侯大國地方百里方四十里內
爲國中其外爲野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
十里方三十里內爲國中其外爲野野之獄訟各
有大夫士自治其事不屬國中故曰外事蓋如魯
之費郈楚之申息齊之平陸靈丘也臬法也立木
爲射之的故謂法爲臬都邑之事在司之者得其

人汝陳列任法之司使之師此殷罰之有倫理者
殷法乃殷民所習知故師之以治殷民言罰不言
刑舉其輕者言也要謂詰罪之辭囚謂拘繫之人
汝又與有司言及罪已詰定明徵其辭而囚繫其
人以待決斷者當服着於心而思念之五六日至
十日至三月詳察審覆情理無差則上其獄而丕
斷此要囚之人也案周官鄉遂之外縣野有縣士
都家有方士掌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五百里之獄
訟各辯其罪而要之或二旬或三旬或三月而上
其獄於國司寇聽之蓋與此誥之意相似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

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此言國中康叔自決之事汝陳列用法之事其輕
而當罰則斷以殷家之常法其重而當刑當殺則
擇用殷法之合於宜者不可移就汝之意此刑字
兼墨劓荆宮次猶次舍之次汝所用之法盡遜順
於理曰是有敘矣惟當曰未有遜順之事蓋道民
以德刑措不用乃爲極治法之當未足言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已者畢前起後之辭汝雖年小他人未有能若汝
之心者至於我之德惟期於無刑亦惟汝
能知之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達通也惟猶與也越助語辭我我康叔也尹謂大夫旅謂衆士予予司徒司馬司空等也厲虐害之也勞慰安之也歷經也過也謂挺刃及其身傷而未死者也戕殺人者也敗歷人者也宥當服重刑而從輕者也前一節武王言我之心欲用德不用刑惟汝能知之此承前節之意而言上下貴賤皆當使其心通達爲一而相知以庶人之爲民及士之爲臣者通達於卿大夫之家欲其皆知大家之心以卿大夫之爲臣者通達於王與邦君欲其皆知王與國君之心汝若恒時而曰我之卿大夫士言曰予罔或厲人殺人蓋素知其君之心不欲厲人殺人也臣之罔厲殺人者亦其君先敬於慰安其民故其臣所徂往皆敬於慰安其民而不厲之也臣之罔殺人者所往有爲姦宄殺人傷人而情理可憫猶或宥而不殺之亦見其君所行之事於殺人傷人者亦或宥之也此一節舊本錯在梓材篇首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暨不畏死罔弗

憝

凡民句絶言凡人之情皆如此也自得罪猶上言自作不典式太甲自謂其得罪皆由己稔惡非因人致災也越人猶顛越人即上文歷人敗人孔疏謂不死而傷是也于貨謂所以殺傷人者于其貨也昏昏愚強暴也憝惡也凡人之情於怙終爲惡寇攘之姦宄甚至殺人傷人而取其貨強悍不畏死者無不惡之孟子引此凡民二字在罔弗憝上語意尤明上文言戕殺敗歷之姦宄亦或有時宥之蓋其情理之可憫者耳若此自得罪不畏死之姦宄凡民罔不惡之則必剿必殺而不

可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元惡殺越人于貨者也大憝凡民罔不憝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不孝總言父子失道不友總言兄弟失道下乃分言之也字撫愛也天顯長幼之分乃天之顯道也鞠子幼而未離鞠養之子也哀矜憐也弔至也上文所指元惡人所大惡也況

於不孝不友之人父因子之不孝遂不慈其子兄
因弟之不恭遂不友其弟敷倫悖理至此豈不
於我爲政之人而得罪乎天所與斯民之常理大
泯絶紊亂矣然則如之何哉汝其曰速由文王所
作之罰刑以罰之而於此無所赦乎蓋不可
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至諸節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
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不率不孝不友者也戛擊也大戛謂罰之刑之而
不赦也外謂都邑之官也庶子卿大夫士之庶子
爲士者訓人猶周官土訓誦訓訓方氏之類多見
聞能道說古今遠近之事者正人如周官宮正酒
正之類爲一官之長者諸節如符節璽節旌節之
類小臣持以出入者引猶引弓之引言滿盈其惡
義謂君臣之義上文所指一家父子兄弟之亟率
且欲大治之也況於不令之臣哉夫爲臣者當承
宣君之政教今則別有所播揚敷布以造大譽於
民間亂政改作違道干譽弗念弗用其君之命以
病其君是乃長惡之人爲上之人所惡然則如之
何哉汝乃其速用此君臣之義律之而率皆殺之
乎蓋不可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君長謂康叔也能如柔遠能邇之能謂化誨而和順之意也家人謂父子兄弟一家之人小臣即小臣諸節外正即外庶子訓人正人也舉其長以包其次也威虐謂無赦率殺也放廢棄也典謂五典父子之親兄弟之序君臣之義在乎以身先之有不孝不友之民弗念弗庸之臣者亦是汝爲君爲長不以德化順彼一家之人與此小臣外正之官乃惟用威虐以刑殺之是大廢棄王命而非以德爲治矣王之命欲以德乂汝不用德而用威虐棄棄王命也汝亦無不敬行五典以道其民汝所用以裕其民者惟當用文王敬畏之德汝之裕民曰我惟求有以及於文王則我之所喜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武王既戒康叔矣又自責於身爽明也明知斯民導迪之則吉康我欲迪民於是惟殷先哲王之德所用以安治其民者起而求也況今殷民無以迪之則不能自適於吉康之地不迪其民則非惟民陷於凶危而我國亦無政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我惟不可不監視於古告汝以德之說于罰之行蓋德者本也告汝以罰之行必本於德之說所謂德者即上文求殷先哲王以康乂民之德是也戾定也今殷民不安靜未定其心道迪之屢屢矣猶未齊同此皆我道民之德未至也不能奉天作君師之意天其降罰而殛我我不敢怨天我之罪無在於大亦無在於多雖小寡亦不可矧至於章顯而上聞於天爲天所罰殛則罪大且多矣尚何敢

怨乎此亦王自責以儆康叔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戒康叔敬而無忽無作致怨於民之事非善謀非常道者勿用惟斷以是心之誠大則在於敏脩其德誠則揆諸心而安顧謂常目在之敏則不怠是以能顧非謀非彝猷之不遠者能饒益其民民乃底於寧而我不瑕疵絶汝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命謂命爲諸侯之命不于常謂不可常保殄享謂失國而絶朝享天子之禮當明汝所服之王命謂不可昏忘也高汝所聽謂當聽我所告文考及先哲王之道不可卑汚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五典者率性之道汝敬而行之勿或失墜聽我告汝之言乃以殷民世世爲國君而享於天子矣

酒誥

商紂酗酒其下化之康叔封於紂都就封之時武王有誥之之辭載之康誥之篇矣又特誥之以此俾往妹土敎戒其臣民勿湎於酒而別爲酒誥之篇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命敎戒之辭也妹地名紂所都言康叔今既往封當明示大敎命於彼妹邦之臣民俾勿湎於酒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廟次爲穆故稱穆考告勑之使敬謹故曰誥毖庶邦諸侯之君文王爲西伯故告戒庶邦庶士上中下士少正大夫御事治事之卿皆文王之臣也告戒他國衆君本國羣臣於朝夕之間曰惟祭祀得用此酒武王將欲康叔往東土告戒其臣民

故先言文王在西土亦如此告戒令康叔法之也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
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天降命謂天降此教命於人威猶禍也禍之可畏
者也武王既述文王昔者之告戒遂自言曰如今
我民作酒惟用之於大祭祀是天以此教人也既
有此酒之後飲者至於沈縱有身者有酗酒之行
則大荒亂而喪失其德有國者有酗酒之罪則非
但喪失其德并喪亡其邦凡民之喪德君之喪邦
皆因於酒是天以此禍人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

小子者庶民之子孫有正即少正有事即御事不
言庶士省文上既總言文王之誥教此又分言文
王誥教本國之民臣無得常飲酒必因事而後飲
及誥教他國諸侯之君惟祀乃飲其飲以德將之
無至於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
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
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授康叔以往妹邦誥民之辭今汝之往惟

當言曰爲我之民者各導迪其子孫務本力農惟
土地所生之物是愛不爲外慕所誘則其心臧善
能聰聽祖考彝常之教及其小大之德小大德謂
所行之善或小或大純語辭爲民之小子者惟專
一其心於妹土之地繼爾民股肱之力其種藝黍
稷竭力代父兄之勞農隙之時始遠役賈買貿易
貨物用以孝養其父母至父母當慶爲子者乃自
盥洗以示潔敬極其腆厚致用酒以奉親幽風所
謂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
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
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授康叔以往妹邦詰臣之辭庶士有正越
庶伯君子與篇首所稱庶士少正御事同有正即
少正庶伯君子衆官之長即御事也爾康叔與其
臣也爾臣常主於聽我之教戒必不以酒廢事凡
燕享祭祀之禮皆有俎有羞先進俎後進羞羞者
惟國養耆老之時爾大能進羞於老者侍君燕飲
之時爾大能進羞於君此時爾乃可因而飲酒以
醉食肉以飽若非養老侍燕則不得飲也又有大
於典聽朕教者爾能自脩其德也惟曰爾能永遠

監觀省察動作有稽欲其德無過不及必不以酒
喪德惟祭祀之時爾尚能進羞以饋祀祖考此時
爾乃可因而飲酒自介景福用以逸樂若非祭祀
祖考則不得飲也如此乃眞可爲王家有正有事
之臣如此天亦佑助爾之大德在王家亦永遠不
忘爾也非止爲一國之賢臣而已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徂往也御事之下不言少正庶士以大統小也文
王昔爲西土之君常教戒其臣民文王既終西土
非往日之邦君矣而臣民猶能遵用文王之遺教

不敢腆於酒文王德教盛行永久不替天所佑助
故我用至於今日遂能受殷之命而有天下也

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
乘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
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殷先哲王謂湯迪畏猶言實畏天顯天道之顯明
經常秉持哲者德之明也成王守成之王畏相敬
畏之相相謂輔弼師保在王左右者也棐有恭猶
內則言不有敬事崇猶崇酒之崇過飲而崇足也
言湯畏天畏民明德日新自湯以後之成王畏相
及治事之卿大夫雖平居燕息之時非有所恭敬

之事猶且憂勤不敢自閒暇逸樂況敢過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
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
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外服邦國之諸侯侯甸男衛舉四服以包其餘邦
伯邦君及其州牧也內服都鄙之臣百僚庶尹都
鄙之庶士周官所謂殷也亞都鄙之大夫周官所
謂伍也服都鄙服官政之卿周官所謂兩也宗工
王朝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食采邑爲大宗者都
鄙之長也百姓里居民之居於閭里者尹人邦國
都鄙之尹其民者辟法也承上文言不止殷王與

公卿大夫不敢崇飲外而邦國諸侯內而都鄙羣
臣下而閭里百姓皆無敢湎於酒者臣勤其職民
勤其業亦無暇於飲也爲臣但知助成王之明德
爲民但知助尹人之祗敬奉法而已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
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
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
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亦惟曰繼上文惟曰而言後嗣王紂也酣身酣酒

於身也言其命令之出無能明於民之當祇保及民怨之不易弭縱恣意也淫沈溺也泆放失也燕褻慢也盡痛意息止也大惟其縱意以淫泆於非彝用燕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傷心悼其將亡者紂惟荒亂腆厚於酒更不自止息乃肆爲逸豫商邑王畿千里之内殷國天下諸侯之國罹憂也其心忿疾狠戾不克畏死其罪積聚在商邑及殷之侯國得罪於畿内之民天下之民雖至於滅亡而不以爲憂德馨香祀以德之馨香祀神也民怨庶羣自酒謂民所以怨皆紂與其羣臣自酒而召怨也天不聞其以德感格於神之馨香但聞其與羣

臣自酒召怨於民之腥穢天降喪而不愛之者惟以其逸豫故也蓋天非虐惟民自速其罪民猶人指紂而言速召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循以手案循而視之也我不惟如此多誥所以詳言湯及紂之事者蓋以古人有言謂人無於水而監水能見形之妍醜而已當於人而監則其得失興亡可知今殷人自速辜既墜命矣我其可不大監視於是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内史友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
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勖毖勤力戒勑而使敬畏也獻臣侯甸男衛之賢
臣封爲諸侯者當時侯國多承殷之舊也案周官
太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王之八柄之
法此太史內史乃殷時太史內史之官廢居
紂都康叔與爲賓友者獻臣百宗工皆殷賢臣之
不仕者爾事服事於爾者大夫也服休職之優閑
者服采職之繁劇者若疇汝之疇類三卿也圻父
司馬薄迫也司馬掌封圻薄伐懲違農父司徒也
司徒掌農事順保萬民宏父司空也宏宮室之宏

司空定度地居民之法故曰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毖殷民之爲諸侯者次及殷臣之爲賓友不仕者
然後及康叔之臣自卑而尊然後及康叔之身而
總戒之曰凡殷之臣及汝之臣及汝之身皆當剛
制於酒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
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
時同于殺
誥告字通用飲不羣則不久亦未至於荒敗惟羣
飲則酗矣周京師也其著未定之辭諸臣衆臣官

之甲者工宗工官之尊者蠲除也其或有人告汝
之臣羣聚飲酒汝勿縱失盡執拘以歸於京師予
當詳其罪可殺者殺之若殷家所迪之衆臣及宗
工湎酒者予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其有從斯教者
則褒顯之使明享其報以示勸乃或不用我教辭
不恤我一人不蠲除其湎酒之事是則同於殺前
兼戒民臣至此則略於民而獨詳於臣者蓋臣者
民之師表臣正則民正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使也汝常主聽我誥毖之言勿使爾司民之官
湎於酒

梓材

案召誥言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邦伯疑此篇即其命侯甸男邦伯之書也
召誥召公率諸侯陳幣而有進戒之辭蓋所
以荅此篇之意故此篇列於召誥之前若其
命庶殷之書則多士是也列於洛誥之後者
蓋周公獻卜之事在命庶殷之先也吳氏曰
此書設諭者三不於其先其次取之而獨取
其後梓材名篇不可考矣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

公咸勤乃洪大詰治

哉生魄望後也基始營作四方民諸侯各以其國之民來赴役者也營築勞事民之至者乃大和猶文王作靈臺而庶民子來也會五服諸侯以時見之禮相見也周制侯甸男邦采衛蠻夷鎮藩九服獨舉上五服者以蠻夷鎮藩皆夷狄也男下有邦字以男居五服之中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百工周公宮屬播鼓動之意見猶論語從者見之之見士諸侯之士率其民者也勤謂勞撫之成王七年三月望後周公新作洛邑而赴役之民皆大悅周公于是以會禮見五服諸侯百工又因民之悅

而鼓動之雖士之微亦使得見而周公皆撫勞之因大詰以王居洛邑治民之意也舊本此一節誤在康誥篇首而康誥內一節誤冠此篇之首蓋互錯一簡也蘇氏稷此一簡於洛誥篇首者非是蓋與彼文意不相聯貫又詳彼處即無缺簡不待補也惟吳氏說得之今附見篇末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此以下疑即周公告侯甸男邦采衛之辭然文闕不可復考存者亦顛倒失次今姑據其存者略爲

敘正而釋其義啓開監侯國也敬當作矜與鰥同
屬對長而言謂其子弟婦對夫而言謂長與屬之
妻辟偏邪也謂王之所以開置監國爲治民也其
命監之意蓋曰無相與戕殺虐害其民雖至於鰥
寡窮民及其家之屬與婦皆合聚由是以容蓄之
王之所以責效侯國之君及其御事之臣者其命
何以哉惟欲引長斯民生養安恬之道而已自古
王者皆如此故其所立之監皆能遵上意而無有
偏邪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今王惟曰先王
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
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先王文王武王也皇天既付與中國之民及其疆
土於先王今王之意惟曰先王既勤於用其明德
以懷撫爲已夾輔之諸侯俾庶方之來享者皆作
兄弟之國方而來矣亦既用其明德能使
羣后之式用典章者皆聚集而庶邦無不來享者
矣享言同姓之國丕享并言異姓之國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惟曰若
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
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臒
迷民商之頑民也先謂紂之民後謂紂之遺民復

與武庚爲亂者故曰先後迷民先王受命謂先王
受天所命之民也言今王但當如先王之用其明
德以和悅商家先後之迷民又用以慰悅周家先
王之受命民也迷民專指殷民遷洛者而言受命
汎指四方諸國之民而言稽治敷廣菑芟去草棘
陳列脩治疆畔畎通水渠也堅仰泥茭蓋也梓良
材可爲器樸粗治之也斲精治之也丹赤石膜采
色之名言先王用德以懷諸侯已如稽田之敷菑
作室家之垣墉作梓材之撲斲矣今惟當用德以
成其終如陳修而爲疆畎塗之以堅而茭之塗之
以丹而膜之也故宅洛邑土中以賓四方諸侯者

蓋爲此耳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若茲言如上文所云也諸侯之君自今以往咸願
周之王業至於萬年之久俾王之子子孫孫長保
其民而已吳氏曰此篇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庶邦
丕享之類與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
播民和見士於周之意若相始終王啓監以後若
洛邑初成諸侯畢至之時周公進戒之辭曰中國
民亦謂徙居於洛在天地之中也其曰若稽田作
室家作梓材皆爲作洛而言欲其克終也
召誥

春秋左氏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史
記載武王之言曰我南望三途北望岳鄙顧
瞻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
然則武王固欲宅洛矣周公相成王成武王
之志此時召公先至經始周公繼至成終庶
殷之民舊遷在洛者諸侯之民新來赴役者
同力輸作營洛功畢周公歸鎬而召公率諸
侯作書致誥以荅周公甲子誥治之辭并以
告庶殷御事俾與聞之所謂公事公言之也
而因周公之歸以達於王召公所誥故曰召
誥蔡氏曰其書奉奉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
夏商之廢興以識小民爲祈天命之本疾敬
德爲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
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
太保先周公相宅
二月成王十七年之二月日月相望謂之望或十
五日或十六日或十四日既望望後一日也若十
六日既望則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豐去鎬
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
也太保召公也告廟召公乃先周公往洛以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

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越若發語辭來猶來年來日之來承上二月而言

故云來三月丙午三月三日也月三日明生始出

西方謂之朏戊申五日也卜宅用龜卜宅都之地

也得卜卜而吉也經營規度城郭塗巷廟社朝市

寢室之位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

寅位成

庚戌七日也庶殷殷之衆紂都之民遷在洛者就

役之也攻治也甲寅十一日也位成左祖右社前

朝後市等位置已定也召公之攻位但用殷民不

用周民何也蓋洛邑畿内之民不征其力諸侯四

方之民又未至洛惟殷民遷在洛者可役而攻位

之攻力亦省且易故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

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

若發語辭翼在身旁故在旁之日謂之翼甲寅之

次日乙卯也達觀徧觀也召公已成位周公至則

徧觀新邑所營之位丁巳十四日用牲於郊祭告

天也郊用特牲配以后稷故牛二戊午十五日社

於新邑祭告地也祭社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此

蓋就洛邑新立之郊社爲成王告作洛於天地而
周公攝行其事告畢然後興功也不告先王者王
已在豐告廟矣於時洛邑宗廟未成故至十二月
始烝祭宗廟也遣使告卜於王疑在祭告天地之
後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
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甲子二十一日也用書命庶殷者多士之書是也
命侯甸男邦伯者梓材之書是也梓材言五服此
言三服者省文互見也伯州牧也庶邦冢君咸在
而統於伯也丕作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冢民可

樂於效力周之友民可知矣悅以使民民忘其勞
其斯之謂與或問至此始言庶殷丕作何也曰周
公未至洛之前召公以庶殷攻位用其力者五日
矣及周公至洛而諸侯之民皆至考之前篇自哉
生魄而基作凡治城郭宮室蓋四方太和之民少
休殷民之力至此亦已五日故於其朝用書命殷
庶既命而遂丕作自是之後在洛之民與四方之
民同輸力役以至於畢功其勞逸之均也如此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

作洛功成周公將歸宗周召公與庶邦君咸在公
所出謂自公所出外復入謂自外入至公所也錫

與也召公率諸侯出而取幣復入而與周公因公歸以獻於王蓋以慶洛邑之成也

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此召公與庶邦冢君言也旅陳也猶庭實旅百之旅蓋賛之拜送幣而陳獻於王與公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召公與殷之長民者言也御事商之舊臣長其民而同遷於洛者此篇召公陳戒之辭蓋與庶邦君同辭以荅前日周公命書之意因公歸以達於王而俾遷洛之殷人與聞之故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謂告殷民而又自其長以達於民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下皆召公與周公言而以告王也殷紂嗣天位爲元子殷大國也元子非可廢大國未易亡而天改其命矣我周王今受其命此莫大之美亦莫大之憂也故嘆而言曰曷其奈何弗敬乎甚言不可以不敬也此篇專主敬字而言敬則此心常存動循乎理我不違天而天亦不違我矣所以能保有天命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携持厥

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遐遠也終絶也後王謂紂後民紂之民也後王服
天命以有其民後民服天命以戴其君厥終紂之
末年也疾猶速也殷亡十有餘年天既久絶其命
矣殷先世多有哲王殁而精神在天子孫宜若可
恃其佑助而紂之末年賢智隱藏惟病民者在位
民困虐政保抱扶持其妻子哀號呼天逃亡而出
則又往其亡出之地拘執之無地可容故天亦哀
此民而眷命其用懋德者以代殷此周文武所以
興也天命惟歸於德今王其可以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
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夏去周之時已遠故曰相古先民天迪從子保謂
夏爲天所開導從其傳與子而保佑之面稽天若
謂所向能考知天意之如此也殷去周之時爲近
故曰今相天迪格保謂殷爲天所開導使之格正
夏罪而保佑之禹湯受天眷命不違天意而其後
皆墜厥命見天命之無常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
有能稽謀自天

遺棄壽耆有年壽之老人古人之德如禹湯之敬

德稽謀自天謂所謀能考天意如禹湯之面稽天
若蓋老成之人既能知古又能知天所當親信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
敢後用顧畏于民嚴其者期之之辭誠和也後猶後獲後義之後顧回
視也嚴險也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年雖幼任
則大也其大能和於小民在今可以爲休美乎王
於今時有不敢後者民心無常有如嚴險所當回
顧而惕畏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
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

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
邁
來來洛邑也周公歸告洛邑之成王將自來行祭
祀朝會之禮也紹上帝代天而繼其志也服行事
也土中洛邑居四方之中也旦者君前臣名召公
告王故稱周公名也成命天命定而不改也先猶
先難後獲之先服化服之也比親也介猶賓介之
介節裁抑之也性氣質之性邁行而進也王來洛
邑將繼天而自行事於土中周公曰其作大邑於
洛其可自是宅乎天以主上下之百神而毖祀其
可自是宅乎地中以臨四方之諸侯而爲治洛邑

既成王其有天之成命於此治民在今可以爲休美乎王於今時尤有所當先者商之舊臣已遷於洛正欲化服其心使之親近我周之臣薰染變化以矯揉其性之偏而日進於善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此一句起下三節謂王當以敬而爲其所不可不敬其德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在我不可不監視夏殷之興亡歷年長短在乎人者也我皆不敢知敬德在乎人者也惟不敬德乃早墜命我所知者此耳夏商歷年不爲不久召公以爲早墜命蓋欲王永命於無窮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今王繼夏殷而受其命在此亦惟以此二國之命而繼其功功謂能敬德而有歷年者不可如其後王之不敬而墜命者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貽遺也哲命以哲而爲天所命也王今日來宅新邑乃行事之初譬如生子者在其初生之時服習正事則膺受福祿是命雖在天而以哲獲命則此命乃自己所貽也今日天之所命其亦命其哲者敬德哲也不敬德非哲也故所命或吉或凶歷年或長或短知皆在今我初來行事於宅新邑之時敬德則命以吉而年永不敬德則命以凶而年不永故王惟當疾敬德也肆惟王其疾敬德一語通結上三節與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一語相終始此一句起下三節祈求也天命視人心而爲去留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土用德不用刑則民懷其德而天命永矣雖非有所祈於天然以用德而永命有若祈而得之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非彝猶曰非法勿以小民犯法之故我亦敢於用嚴刑以治之而有功謂能勝奸宄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

元首也衆體之長也顯明德也上下羣臣有上有下也勤謂勞心恤謂恤刑王之位居民上如元首之於身然不以位長民惟在以德長民故言其惟

王之位在於德之元小民而已王德之元小民猶
天德之首庶物也乃惟刑用見先德後刑有不得
已而用之意刑之不得已而用於天下及王之惟
務明德不欲用刑者羣臣奉承此意故若上若下
皆勤意於恤刑而不輕用也勤恤猶帝典言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

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
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曰者所期如此夏歷年踰四百丕若者期於過
之殷歷年踰六百式勿替者期於及之也欲王以
小民受天永命一語通結上三節與王其德之用

祈天永命一語相始終

拜手稽首

此四字召公又替庶邦君同拜也

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
命明德

既拜復更端而言予小臣召公暨庶邦君也讎民
殷民也百君子殷之御事也友民周民也保猶五
家爲比使之相保之保威命猶言嚴命即命庶殷
侯甸男邦伯之命也明德謂王敬德以愛民而祈
天者也

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

祈天永命

王於終有成命之時亦顯其德蓋謹始如終不以命既有成而怠於德也我召公庶邦君自我也若我衆臣則非敢曰能勤也惟恭敬奉進幣帛用以供給王期王之能祈天永命而已王未有成命因上文王厥有成命而言顯字勤字因上文越王顯上下勤恤而言恭奉幣因上文取幣旅王若公而言能祈天永命亦因上文而言以結一篇之意

洛誥

成王在洛烝祭命周公留後治洛作冊以誥周公故名洛誥而篇首先記周公在洛遣使

告卜之事次記成王在洛與周公問荅之辭所以具事之始終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拜手稽首者記周公遣使之禮曰者周公授使者以告王之辭復猶復命也復逆之復反也報也王命周公營洛遣使反報于王也子親之之辭明辟尊之之辭周公于成王親則兄之子尊則君也故稱之曰子明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及猶言與也基謂創始定謂成終于此新作都邑

爲基命從此久安長治爲定命宅洛所以基命定命也王宜親行而王以幼沖執謙退讓若不敢與知大事然于是周公乃繼召公而往相視洛邑庶幾爲王肇始作民明辟之地而周公以二月十二日乙卯之朝至于洛也洛邑在鎬東故曰東土洛師猶曰京師師衆也言可以居衆也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我者謂國家也卜宅乃國家之事非己所敢專故曰我卜召公以二月五日戊申至洛卜宅是也召公既卜宅定位位成周公始至徧觀畢然後遣使以復于王也河朔黎水漢時河北黎陽也澗水東瀍水西東都王城也漢時河南縣瀍水東下都成周也漢時洛陽縣食者龜兆食墨占之吉也薛氏曰食者墨與龜相茹入今卜兆先揚火而後致墨既坼而墨加之則大小微明可知吉凶自此辯澄案龜卜占法今不傳據褚少孫所錄在史記龜策傳者每一事有一卜一占法各不同疑卜宅之占以兆食墨而明爲吉不食則其兆曖昧非吉兆也先卜黎陽不吉乃卜洛邑二處而龜兆皆食其墨也伻使也使來將至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

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受周公獻卜之禮也曰者王
授使者以荅周公之辭匹配也視示同貞猶主也
天將休我國家欲俾宅土中而定命周公承天意
來相宅于洛所以敬天之休也相洛邑可定宅其
休可與宗周鎬京之地相配使來示予以卜觀卜
兆則宅洛之休非但一時之吉乃永久之吉予與
公共當之公既敬天休矣又當以予敬天休于萬
億年之久也所責望于公者遠矣

拜手稽首誨言

此亦王之辭併受之使者王自謂拜手稽首以荅
公之誨言也所謂拜手稽首即上文所記受獻卜
之禮誨言即謂周公獻卜之辭拜手稽首誨言與
後拜手稽首休享文同皆王行此禮又授此辭而
使者以達于公也

此第一章周公在洛使于王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
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
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
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公明保予公以其明而保我也保猶保傅之保稱

丕顯德所謂明也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所謂保也和恒非止和于今和于久也居師居洛師也惇敦同猶敦匹之敦宗禮官將猶行也稱秩謂舉行而秩序有功之臣也旁無方所也迈迎也衡平也穆穆迈衡篤恭而天下平也不迷文武所知所行不失文武之道也宅洛者所以發揚先烈順承天眷輯睦民心也公舉其大明之德讬衛我以我如此而居于洛此王以宅洛之事功歸于公也今當敦篤禮官舉行大祀雖祀典所無者咸秩敘之而不遺惟公之德其明則光于上下其勤則施于四方有功于天下而無愧

于前人既以其明而保予矣又以其勤而教予俾予夙興夜寐毖謹于祀事也此王以毖祀之事求教于公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子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周公荅王請教之辭殷盛也與五年殷祭之殷同齊謂整一之惟命之惟又也汝受命之汝王汝

公也乃汝之汝公汝王也朋謂比昵之私彝謂故常之事撫如以手撫循之撫嚮謂心所專嚮明謂精明不眩大謂功業盛大裕謂民生饒裕王始舉盛禮于新邑予統率百官使從王于宗周予之心惟曰王將往洛邑行祭禮庶幾各有所事今王即有命曰記錄功臣之禮官以有功者與此大祭又有命曰汝周公受我之命篤輔之我大視記功之典籍勿俾有所遺周公既述成王所命而冂汝之命如此悉以自敎令羣臣矣案周官有功書于大常祭于太烝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成王將烝祭故命禮官錄有功者而祭之又命周公丕視功載也烝祀之事王既自紹羣臣故周公惟務格王之心王新涖政于洛其心不可有比昵之私故曰孺子其朋乎孺子其朋乎其往新邑也當杜私心私心之發始雖甚微終必熾盛而不斷絶有如火然當遏之于微也王心既正所謂一正君而國定其如故常之事及新至之事則予之責也如予但以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使之專邑就職精心作事百官各勝其任以敦其所已大以成其所已裕則汝之休聞永世有辭矣

此第二章成王在鎬將往洛邑烝祭與周公問荅之辭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此成王在洛命公留洛之辭遣使致此辭于公也救慰撫綏安之意猶下文言寧禮記言康皆謂尊崇賞賚也迪將語辭未詳其義士師工洛邑百工有士者有師者師爲大夫文武受民謂洛之民皆文武所受于天之民輔如車輔之輔謂夾輔于其旁漢三輔蓋本諸此成王言我其退歸就君位于周今四方開治之初未定宗人之禮亦未能崇奬公之功公其留後于洛監臨我之士師工大保護

文武所受之民治此洛邑以爲宗周之四輔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周公拜受王命而許之留洛亦以此文授使者以荅王也來者來洛邑承保汝文祖之受命民及汝光烈考武王之受命民此荅王誕保文武受命民之言也武王之下不再言受命民者省文恪恭臣事君之職也今又命我治洛是欲弘大我事君之恭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前此王未至洛惟召公先相之周公脩相之今王初來至洛故言相宅典猶主掌也獻民猶曰良民王來相此洛邑之宅其大敦督主掌在洛之殷民致治而爲四方之新君作周家人君恭以禮下者之倡曰者人所期望之言其自是居土中而治非但治殷民兼治四方使萬邦無一不寧是惟王治功之成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衆士也予統率羣士大夫增廣前人已成之烈副荅民衆之望爲周家人臣信以事上者之倡

成我所以昭明乎子之儀刑乃能使王殫盡文祖之德昭猶前篇昭文王昭武王之昭殫謂率而行之無不盡也

仰來嗣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寧猶救也秬黍爲酒芬香條暢謂之秬鬯所以祼神也以賜公者敬公如神也卣中尊也明潔也精意以享曰禋王使我來洛邑化誨殷民乃有命綏寧我賚以秬鬯二卣命曰此潔而可禋今拜手稽首以賚于公其承此休而享受之周公不敢留以經宿即以禋于文王武王敬之至也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

遘遇自周公自已厭飽也言行之無已時也乃文武也周公禋于文武且為自已祝曰願篤敘文武所行庶獲助佑身其康強無有遇已身之疾至于萬年之久飽于文武之德

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又為殷人祝曰願殷人以長壽考王能使之順從即敘至于萬年之久永永觀瞻我王所以懷之之德蓋公既許留洛治殷民故為已與殷民致祝也

此第三章後章所謂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者冊之所書蓋即此章王曰之辭而逸傳王命以誥周公也或謂此章問荅疑在烝祭之前者非是蓋周公既拜手稽首以受王命矣豈公既受命而始告文武也哉

三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此周公既許王留洛王遂歸周而與公別也定止也已語辭肅將未詳困猶倦也斁厭也公其止留于此予往歸宗周已公之功人皆愛敬之王願公留治洛故曰公無倦哉我歸周當無斁其安天下之事公更久留洛無替其儀刑則四方其世世來朝享于周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此周公于王歸宗周之時進教戒之辭也汝年尚幼沖初政今如此矣惟當其終欲王有初有終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成王有四方世享之語周公因言當識享上者之誠僞多猶重也儀禮物幣也享之所重者重其禮也禮不足而物有餘雖享猶不享也謂其不用志于享故爾凡民見其如此亦曰雖享猶不享也諸侯無享上之誠則其于事上之事必有差爽侮慢者矣其可不辨之于早察之于微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蘱乃時惟不永哉

頒謂頒賜也棐民彝非人之常道所不當爲之事也蘱勉也言王若但能頒賜我而不暇聽我教汝不爲所不當爲之事則是汝不自勉而天命將不永矣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正父武王也彼謂宗周戾定也篤敘汝父武王之道無或有不如者汝命我治洛我不敢廢棄汝所

命今留洛矣汝往歸宗周其敬之哉我留于此其務審知耕農之事以不奪民時汝在彼宗周而饒裕我民則無問遐遠之地皆安定矣蓋邇安則遠安自然而然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周公教王篤敘乃正父王謂公之功非但開道我以篤敘而已蓋平日無一事不如是教我也

此第四章王與周公問荅之言蓋在烝祭之後

王將歸鎬之時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以下記成王在洛之事考漢書歷志成王七年

正月乙巳朔小二月乙亥朔小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十月辛未朔小十有一月庚子朔大閏月庚午朔小十有二月己亥朔大戊辰朔日也烝冬祭之名歲者適當歲終也騂赤色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于洛故舉盛禮也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作冊者作爲冊書也逸史逸也祝讀冊以告神也

作冊在祭前讀冊在祭之日冊惟告周公其後謂冊書之辭惟是誥文武以周公留後于洛之事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王賓猶虞賓二王之後來助祭者或曰凡諸侯之君皆曰賓殺殺牲之時禋初祭之時祼酌鬯以享也殺牲初禋之時助祭諸侯咸至及祼獻則王獨入太室之中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王命周公留後亦作冊書載命之之辭逸誥者讀冊以告周公也作冊在祭前祭畢而逸就公所授冊也在十有二月

以上事皆在十有二月明戊辰之爲十二月之日也書之常法當以日繫月以事繫日此先記日記事後乃記月變例也大戴記公冠篇先載祝辭後乃曰維某年某月上日亦此例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題上事也此篇自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以後皆載王命周公留後于洛誕保文武受命民之辭此九字猶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之爲世子章周公踐祚章教世子章並題上事于章後

惟七年

題上年也雖已題其事未表其年故又記此言此篇所載事辭皆在成王之七年也洪範惟十有三祀表年于篇端也此篇惟七年表年于篇終也

此第五章前四章記言此一章記事也

多士

士殷之諸臣有位者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召誥所謂甲子周公朝用書命庶殷即此篇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

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

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

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周公稱王命以誥謂王之意若曰爾乃殷所遺之

多士不幸旻天大降下喪亡之禍于殷我有周爲

天佑助而命之將奉天之明天之威致王者之罰

以督促殷命使終絕于天躬取禽鳥曰弋爾衆士

當知所以王非我小國之周敢弋取殷之天命乃

紂不爲天所與天信不堅固保護爲亂之人所以

弼我而使我受殷命也我豈敢求殷天位而有之

哉乃紂又爲帝所與下民皆秉心以爲我民

心所歸即天命所歸也或言天或言帝綜錯成文

爾非有異也殷命非我敢弋乃天不畀紂而我得

之天位非我敢求乃帝不畀紂而我有之畀我者

天之明不畀紂者天之威也故總之曰惟天明畏

畏與威通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
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
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
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
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罔顧
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
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上既言殷所以亡周所以興此又言夏亡殷興之
事以見昔殷之代夏亦如今周之代殷也我聞人
言上帝於人君之好逸樂者引而去之有夏之君

若禹若啓若少康皆以憂勤合天意而不適於逸
則上帝降格眷佑之嚮猶趨向之向謂趨而至也
向至於是夏桀不能用上帝之意天不好逸樂而
桀乃適逸大淫溺於逸樂而有可罪之辭惟是之
故天無復愛念聽聞之遂廢絶其大命降致以罰
謂夏亡而桀放也天乃命爾殺士之先祖成湯改
革夏之俊民爲殷之俊民而甸四方諸國之土地
不言改夏民而言改夏俊民蓋謂俊民且歸殷則
凡民可知猶孟子言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也
殷自成湯至帝乙皆能合天之意無不克明其德
勤恤祀事蓋人君爲神天之主承上下神祇與社

稷宗廟然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祀事以明德爲本殷之諸賢君知此故天大建立之爲王而保治有殷之國殷王爲天所建立亦無敢失帝之意無不益廣其德澤以配合乎天蓋言帝乙以上諸王能順天意以保天下而紂不能然也在今後嗣王謂紂也天意引勉而紂乃適逸是大不明于天之意也況能耳聽心念先王克勤于家之事乎大淫於其逸樂之事泆逸通無能顧視天之顯道與民之當敬惟是之故上帝不保殷而降如此大喪亡之禍天之所不與紂者以紂不明其德故耳因言凡四方小大之國至于喪亡者無非皆有可罪之辭然則紂之亡也亦以有辭于罰而天罰之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子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又呼殷士而與之言謂周所以王以我周王大善承奉上帝之事故上帝有命命之割絶殷命遂告勑殷之事于帝帝如湯將伐桀用玄牡昭告于帝也我于割殷之事應天順人一舉而定不待再適殷都爾乃不明天命所歸既亡復叛使我之用兵遂至于再乃惟爾商王之家召我適爾殷都也其曰

者審度之辭武庚之叛乃惟爾大爲非度我不先
起兵端于爾擾動自爾邑作亂有以招致我之罰
前既誅紂後又殺武庚我亦惻然念及天就降于
殷以此大災戾故使汝以不正而取諸滅亡之禍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
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
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
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
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承上而言我惟是之故所以遷爾之居而西爾也
紂都在洛東自東遷而適西故曰西爾所以遷爾

者非我一人奉持其德好勞動爾不安寧爾也是
惟天命如此不可違逆我順天命不敢有後後猶
緩也爾無怨我爾殷王先世改革夏命爲殷有冊
書典籍記載其事爾所知也今爾又言殷革夏之
後簡拔其人使在王庭有職于百僚今我一人惟
有德者聽采而用之爾若有德亦用爾也天邑商
言商地舊爲天子之都我豈是敢以私意求索爾
於天邑之商而遷爾於洛乎予惟皆矜憫爾欲俾
爾習於遜順不爲叛亂以保爾之生也遷爾非我
之罪是惟天命當如此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

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昔我伐奄而歸之時大降下爾四國民以教命多方之書是也其時殷民未遷既告多方之後見殷民未化遂乃明致天罰移爾於遐遠之地謂遷洛也叛亂之人得免誅戮罪當流徙遷之者乃致天之罰也紂都距洛非甚遠而曰遐逖者以殷民安土之情則爲遐逖也遷爾者欲俾爾親比服事臣順于我周多遜之宗薰染以成習也宗謂士大夫之家各有宗以相統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于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寘亦惟爾多士攸

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承上而言今我惟不欲殺汝故惟以是昔日誥多方之命又重言以告爾殷士欲使爾臣順我周而不致殺身也今我所以作大邑于此洛者一則爲四方諸侯無所賓貢之地以洛是中土四方來者道里均故營洛以爲朝會之所二則爲爾殷多士遷徙在此就此朝會爾習見我周羣臣濟濟相遜爾所服事奔走臣順者皆多遜之人而爾亦化爲

多遜也蓋洛有二都一以賓諸侯者名東都又名王城所卜澗東瀍西之地是也一以居殷民者名下都又名成周所卜澗水東之地是也殷士化爲多遜庶幾於此保有爾之土田庶幾於此安寧如木之榦有所定止而枝葉得以生長也敬者一心謹畏不敢怠忽之謂克敬則循理而致福天所與而矜憐者也不克敬則悖理而取禍是天所罰也不但不能保有爾土亦將不能保有爾身此戒之之辭今爾惟於是立家而安處爾邑於是傳世而繼續爾居有榦請宅爾邑而基業植立有年謂繼爾居而子孫永久爾後世子孫之興從爾遷洛始

此勸之之辭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至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篇爲誥殷多士而作此又普告四方諸國衆士來赴營洛之役者而及殷士之遷在洛者蓋欲諸國之士共聞誥殷士之言也今爾之爾專指殷士

殷士之遷洛蓋在成王之三年此時爲成王之七年故謂爾奔走臣服於我所立之監已五年矣汝等多士其間亦有衆胥之長與小官之正大官之正各爲官長無或不能守法也爾自身所爲或猶有怨恨不和之心繼今以後爾惟自變化而和哉非特爾身爾室家之内猶或有陵犯不睦之人繼今以後爾惟變化而和之哉不和不睦謂不肯臣順于周也居爾之邑而能至於光顯由爾能勤其事之所致庶幾無有凶惡之德可忌諱也亦且肅敬在爾之位能臨視於爾之邑而所謀者大矣庶幾自此洛邑可以長保其祿天亦將畀矜於爾我

周家亦將大有賜賚於爾簡揀而置之王庭庶幾爾之所事有服其事而至大官者非特保有爾邑土田而已此所謂大介賚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恍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爾若不能勤勉以信奉我之敎命是不能奉上而凡爲民者亦惟曰汝不奉上矣通前一節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至此百五十一字舊本錯簡在多方篇今從吳氏胡氏說釐正在此不享之下疑又闕文

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又曰上舊有王曰二字新安王氏曰王曰之上必有脫簡又曰之下必有脫文不可強釋今案王氏說是也王曰之下脫簡即是誤在多方篇內者既取彼之文補之於此則此王曰二字宜衍今刪去又曰蓋承上文惟曰而言述凡民之又曰也予自民言之予周王也爾爾殷士也洛邑殷士所居此篇叮嚀告教欲殷士永久安居於洛所謂言爾攸居也凡民又曰是我周王乃或能言爾所居諄切懇至如此非愛爾之深其能然乎爾殷士在下者不能敬上我周王在上者乃能愛下不爲必然之辭故曰或

無逸

成王漸長周公慮其嗜欲萌動故作此書教戒以篇首無逸二字名篇吳氏曰考於君奭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沖孺幼小之稱而無逸獨無故知其爲最後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此篇七更端皆以嗚呼發之重嗟永嘆所以深感動成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所語辭也古人盟誓

之辭發端皆曰所其者有所指而言無逸者勤勞而無休息也勤勞之事非一而惟小人之於稼穡最爲艱難君子於人所勤勞之事首先能知乎此身體盡瘁濕暍備嘗耕種耘穫終歲無有逸時此小人勞逸者之爲也君子雖不爲之而能知之故乃暇逸之時則能知小人之所倚賴以爲生者在此而不敢厚斂多取以困其力也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於稼穡而爲農家之子乃不服田畝反不知稼穡之艱難故乃暇逸之時猥習俚言既恣爲夸誕矣不然則又侮訕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徒爾自苦也夫勞心以治下者君子也勞力

以奉上者小人也周公教戒成王亦欲其勤勞於心耳豈欲其勤勞於力哉然不知小人勞力之事者必不能爲君子勞心之事蓋勞心者治人而食於人勞力者食人而治於人居人上者當思我之崇高富貴凡宮室衣服飲食之奉無一不出於民力彼之勞力以奉我者如此其至也我其可不勞心以治之而使之得遂其生乎故此篇七節自第二節以下皆以勤勞於心者勉成王而篇首獨舉勤勞於力者爲先俾王知小人勤勞稼穡之事其善於格君心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大戊廟號嚴恭敬之形于外寅畏敬之主于中自度猶言自律自檢天命在躬易失難保故反躬自省謹循法則惟恐不能永保天命也天人相關知敬天命故亦敬民事以嚴恭治民爲祇以寅畏治民爲懼平日存心處事皆不敢迷亂怠弛中宗能如此所以能永年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廟號亮陰居喪之名鄭氏讀爲梁闇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者美之至靖者治安之謂高宗舊時勞苦于外及與小人遊處起自民間即天子位蓋嘗親歷民事艱難故發言不敢輕易居喪不言禮也然三年之久不出一言聖賢之君未必盡然高宗獨能如此故謂乃或猶言是或一道也惟不輕言故言發而當前此殷國中衰不可言靖況可言嘉乎高宗存心處事亦如中宗不敢荒寧遂能中興嘉靖殷國至于或小或大之人咸得其安無于是時而或有怨者高宗能如此所以能永年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鄭氏曰祖甲武丁子有兄祖庚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于民間故曰舊爲小人澄案史記武丁崩祖甲起承帝位立七年而崩祖甲能知小人之所依用能愛護以其久在民間于是能知小人之所依用能愛護利澤于衆民雖窮民亦不敢慢忽祖甲能如此所以能永年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自時厥後夏氏以爲或自中宗之後或自高宗之後或自祖甲之後是也耽貪欲自侈之謂言自是三君之後立而爲王者生則好耽樂不知農事之艱難是以不聞細民用力之勞而惟一已耽樂之欲是從以此伐性戕生自是以後亦無或能壽者

澄案史記中宗之後仲丁十三年仲壬十五年所謂十年者也河亶甲九年陽甲七年所謂或七八年者也高宗祖甲之後廩辛六年所謂或五六年者也武乙四年大丁三年所謂或四三年者也時成王稍長疑或有狥欲促年之漸故周公丁寧戒

之林氏曰此言商賢君止于三酒誥多方多士言自成湯至帝乙罔非賢君蓋與成王言則責其難不如三君之享國則不足稱與商民言則樂道前王之善苟能紹湯之基業而不墜則皆可稱不以辭害意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不特殷之三王如此周之三王亦然抑者貶損謙下之意將言文王之事故原其家法之所自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

享國五十年

卑服猶禹之惡衣服也蓋舉一端而言凡宮室飲食自奉之薄在其中矣康功安民之事田功養民之事徽懿皆美也而徽有糾緊之意懿有淑善之意柔易至于懦徽柔則非不斷之柔恭易至于拘懿恭則非不安之恭惠鮮謂惠利而甦鮮之使有生意也遑亦暇也重言文王之薄于奉已而厚于養民斯有柔恭之美德平易近民于民之微者則懷保之于民之窮者則惠鮮之然此特一國之民爾紂毒痛四海文王爲方伯勤勞政事自早朝不食至于日中或至于日昃猶不暇于食者蓋將用

以咸和庶邦之萬民視民如傷望道如未見其勤勞自不能已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哉盤謂盤旋不已耽其樂也遊謂巡行田謂圍獵遊田有常制文王不敢過也以遊田之簡可知百用之約故庶邦之供貢者惟正數而已于外無一毫之多取方伯長諸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時齊晉稱伯諸侯各有貢物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其所從來舊矣受命謂嗣爲諸侯內受命于先君上受命于天子也中身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毋通禁止辭觀謂覽視逸謂宴安或觀以舒目或逸以休身或遊以省方或田以習武四者人君所不能無特不可淫溺于此耳淫于四者則侈費無度必致橫斂四者不淫用有常經而以萬民惟正賦之供萬民畿內之民也正謂九貢九賦什一之制也無暇言曰今日姑且耽樂人始耽樂者曰吾于今日爲一日之樂而已是心一流今日而明日或至終身忘返者焉民生在勤天生不息但一

日耽樂則非所以訓民非所以若天是人大有愆
矣非小失也酒德以酒爲德也耽樂之事非一酒
德爲首故又專以此爲戒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
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訓告道說告詔之也有朋友之道焉保惠保護惠
愛之也有保傅之道焉教誨模範開曉之也有師
道焉譸譸誑也張奓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
幻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訓告相保惠相教
誨夫如此則視聽聰明是非不惑故民無或敢以
誑誕之言而爲欺罔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正刑正法也心違怨者怨蓄于中也口詛祝者怨
形于外也言成王于此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
事而不聽信則人乃道說之以變亂先王之正法
先王之法甚便于民一變亂之則至于或小或大
或有違怨于心者矣或有詛祝于口者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玆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知小人之依而或佾戾者不能迪知也殷周四王

允蹈所知其或有人告曰小人心怨口詈則皇皇然自敬其德反求諸己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則安受之曰我之愆信乎若是不但不敢藏怒而已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綽大也亂謂不當殺罰而殺罰之罰者不至于殺殺者不止于罰叢聚也言成王于此殷周四王迪哲之事而不聽信人乃或以誑誕無實之言相欺罔而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以爲果若是蓋君道尚寬大不長永思念其爲君之道不寬綽其心信譸張無實之人不知實無怨詈之事于是羅織疑事刑戮妄亂及于無辜罪之人罪辜互文也向之怨詈設或有之亦不過一二人耳至此則人同怨之是衆人之怨叢于一身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其者期望之意兹者如此以上所陳也

君奭

召公封於燕留王朝爲太保有國故稱君奭

其名也武王時太公爲太師周公以太傅行冢宰事武王崩武庚叛周公東征三年而歸

蓋周公既歸而太公薨周公以太師與召公
太保奭左右成王召公欲去周公留之而作
此篇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
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
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不幸天降喪亡之禍于殷殷既墜其命而我有周
既受之矣然天命難諶有德則常留無德則旋去
孚者以實感以實應也永孚于休命之留也不祥
者休之反出于不祥命之去也雖曰我周既受天
命然謂其基必可久長我所不敢知也雖曰天非

可信然謂其終必至失墜我亦不敢知也呂氏曰
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亦曰弗弔
蓋聖賢以天下為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
樂哉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
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嗚呼君奭而呼召公以告之也君已皆一字為
句已字義見康誥大誥曰時我承上文言天命去
留國祚脩短我皆不敢知則臣之事君惟當竭人
力以保天命是我之責也然我亦不敢安于上帝
之命而不永遠思念天威及我民之無尤無違者

惟在於得人也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遏絕佚失也先王既受天命爲後嗣子孫者若大不能恭承天地之祀事遏佚前人盛德之輝光居深宮之中不知天命之不易保則天命難信乃或至墜失其命不復能經歷久遠而繼嗣前人之恭德明德矣恭上下者前人之恭德光者前人之明德也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施延及也釋解去也在今我小子旦之身非能自有所正於王迪惟前人盛德之輝光可以延及于我沖子又言天命不可信我之道惟以寧王之德必可延長此命故周自文王始受天命傳于至今之也

子孫天不庸釋去之也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玆有陳保乂有殷故

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又舉商家所以能創業守成中興者皆得大臣爲
之輔相以見召公未可去也成湯之時其臣有如
伊尹能相湯以格于皇天湯雖聖亦賴伊尹之助
也湯孫太甲之時其臣有如保衡保衡即伊尹以
其保護王躬而天下之事皆取平焉故曰保衡蓋
太甲始立是號以尊伊尹而不名太甲孫太戊之
時則有如伊尹之子陟與臣扈能相太戊以格于
上帝巫咸不及伊陟臣扈亦能治王家之事巫賢
巫咸子保衡巫賢甘盤之下不言其事蓋無可指
定而言者也陳如陳力之陳陟猶言升遐也禮陟

以禮而終謂善終也總言商五君所用此六臣皆
有所陳以保乂有殷之國故殷王各保其位以禮
善終得配天爲王者六百餘年呂氏曰伊尹佐湯
以聖輔聖與天無間故曰格于皇天伊陟臣扈佐
太戊以賢輔賢克厭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自其編
覆包含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凡書
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此對言之則見聖賢之
分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
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
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百姓王畿之民王人王朝之士也承上文言天惟於商純篤佑助而命之者非特大臣得人而已則以商家實是內而百姓之賤王人之微無不秉執其德明於其所當憂勤之事外而侯國之小臣爲藩屏在侯服甸服者與其一切奔走任事之人惟此諸臣惟德是舉用以治其國君之事以此之故凡天子苟有所爲于四方辟如卜筮之占無不以實應者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格謂無一事不與天通也心通乎天必得其壽

伊尹而下六臣能相其君以平格于天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不壽之者何哉蓋無賢臣輔之以格于天故爾今汝永遠念及此則我周可有堅固不墜之命其能常治而顯明我新造之周邦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呂氏曰割裁也澄案禮記緇衣篇引此割申勸寧
王作周田觀文王今詳割字無義周字疑當作用
田觀當從書作申勸寧王當從禮記作文王申重
也再三丁寧之意勸猶褒賞之也言天意用以厚
報文王之德所以集大命于其躬脩謂完備無所
虧缺脩和猶曰咸和號國叔字文王弟閎散泰南
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蔑無也文王之心求賢
如不及視民如傷雖有五臣爲助而其心歉然又
言無能往來於此而導迪常教者德已及民而自
視猶若無德及於國人聖人之不敢自足者如此
亦惟天篤佑我周家兼德迪知天威之臣乃能於

是而顯其君使其德著見上聞于上帝故能于
而受有殷命也
武王惟玆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
厥敵惟玆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武王時號叔已死者曰不祿四人猶及武王之
世故曰尚迪有祿劉殺也謂誅紂及其黨單盡也
四臣能顯其君使徧覆包含大盡其所稱舉之德
林氏曰文武佐命元功多矣獨稱號叔等五人者
豈其逮事王季遂及文武耶伊尹事湯又事太甲
伊陟乃尹子臣扈非湯舊臣即殷世臣巫咸巫賢
世爲大臣甘盤小乙舊臣以遺武丁沃公所舉皆

世臣舊德故武丁世不及傅說文武世不及太公
今周公與召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豈可
去乎
在今予小子旦若遊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
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
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遊浮水也當此重任若遊大川予之往也與汝共
遊其思所以濟我而至于岸周公居東時召公專
任國事今周公雖已歸而在位然謂召公今日任
事當同于昔日我未在位之時大無諉責于我而
欲去造猶脩爲也鳴鳥鳳也時周方隆盛鳴鳳在
郊召公若收斂而去無以勗我之所不及耆老退
處自脩其德而德不降下于民則我不能保今日
之盛在郊之鳳將不復鳴況曰能格于天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
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歷述殷周世臣又歎而言令召公監視于此
者以我家受命爲天子固有無窮之休祥然天命
未易保亦有至大之艱難我告汝以予心所謀汝
當有以裨益我使我不以文武之後人昏迷于永
保天命之道也
公曰前人歎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

七在亶乘玆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前人指武王偶猶配也夫與妻爲偶君與臣爲偶乘載也猶負荷也承猶當也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言前人宣布其心悉以命汝俾汝位三公作汝民之極其意曰汝當明勉輔所偶之王在今誠宜負荷此武王當日之大命惟率循文王之德以當此無窮之憂責其可求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玆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

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告汝以予中心之誠實汝克敬謂不敢怠忽也以我監視于殷之喪占大否者我念天威之可畏不但是中心如此多誥而已予惟曰勤力輔治者我二人也襄字義如皐陶謨襄哉之襄汝之見有合于此則亦當曰在是二人也若曰今日天之休命滋至功業日隆福祿日增惟是二人將弗能勝其在汝惟能不怠忽于德益加抑畏明揚賢俊之人布列于位若他日治功大成之時汝乃可告于嗣王辭遜而去今則未可也又嘆而言若非是二人

則我周用能至于今日之休美乎我等皆當同心
協力終始不怠以成完文王治天下之功大所覆
冒雖海隅出日之地亦無不屬吾之使令者如此
方爲丕時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言予不但惠順于汝而若此多誥予惟用憂天命
人心之不常所以拳拳留汝輔治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之德人亦無不能于其初
若茲往敬用治
惟汝諳力之久能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
者惟當于其終而如其初汝其敬順此所誥之言

往而敬用以治事上章言天命民心民心又天命
之本故卒章專言民德篇內後嗣子孫沖子後人
皆謂成王小子皆周公自稱

多方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討其君驅飛
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書序曰成王
東伐淮夷遂踐奄奄東方之國蓋與淮夷相
近武王崩奄及淮夷徐戎與武庚同叛周公
東征之二年誅武庚其時伯禽在魯征徐伐
奄及淮夷雖爲魯所遏不得猖獗然未及聲
罪致伐吳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年奉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還歸於豐而作多方及
營洛邑成周而作多士澄案吳氏說與胡氏
皇王大紀同今書多士在多方之前者失其
次也多方之書蓋以伐奄而還有俘囚之民
與東方諸侯偕至宗周者既不誅戮俾教告
之而復遣之歸仁之至也孟子所謂伐奄戮
飛廉滅國五十疑皆此時之事不與相武工
誅紂同時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五月蓋成王三年之五月宗周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

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
祀

此時王與周公同在鎬京止稱王若曰恐疑爲王
之自誥故先稱周公曰而後稱王若曰以見王不
親臨而周公傳王命以告也大誥亦是周公以王
命誥而直稱王若曰者以其時王居憂周公攝政
出征非王自誥可知故不稱周公曰也四國謂四
方諸國多方謂諸國之民非一處也惟猶及也殷
侯尹民殷諸侯之尹其民者正謂誥民而因及其
君也降下命誥命也圖計度也天命已去商知大
度乎此則必不徼覬以謀興復恭順事上可保祭

祀長敬念乎此則必不叛亂以取誅滅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憯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

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周之伐殷猶殷之伐夏也故先舉夏亡殷興之事以喻殷民使之知天命也感大及殷亡周興之事以喻殷民使之知天命也感憂言語辭淫昏謂沈溺迷惑勸勤勉之意帝之廸謂天道開通悟也麗民所依也甲始也旅祭名周官有大故則旅上帝靈承于旅猶曰靈承帝事也進之恭猶曰日躋之敬也舒緩叨貪憯忿日欽謂孜孜爲惡猶孜孜爲善者之敬也劓割謂傷害之夏邑畿內之民也享饗通謂歆受而有之也恭多士禁以爲恭而任之者也簡者閱視選擇之意夏

之盛時帝降格于夏而眷佑之有道桀大其縱逸
不肯憂民之憂大爲淫昏而不能一日勸勉于帝
之迪此乃爾所素聞善圖帝命者惟得民心則天
命固矣桀則不然其圖帝之命也不能通悟民之
所依故天降罰而增崇其亂于有夏國之治者天
福之也國之亂者天罰之也桀之亡因始于其家
國之亂遂至失天下而不克靈承上帝之祀事蓋
以桀無能日躋其敬以寬裕其民乃惟日務貪虐
以傷害其民桀既不君天惟于是求其可以爲民
主者而大降光顯休美之命于成湯俾伐夏而絶
其命惟天不與桀故不能以爾多方之義民永久

多年享而有之民之於君以義合天與之則能有
其民天不與則不能有其民矣故曰義民非特桀
一人爲虐夏之多士亦大不能明而保享其民乃
相與共虐其民至于凡百所爲皆不能通悟於保
享其民之事惟湯能以爾多方之民爲臣所簡選
以代夏而爲之主蓋湯心謹慎惟恐民失其依故
乃勸勉加意於其民尤於刑而加意由湯至于帝
乙三十一君無不明其德以導民慎其罰而不輕
亦能加意于獄訟要囚之人要囚之中又有分別
其多罪者殄戮之亦能加意而非失入其無辜者
開釋之亦能加意而非失出湯後諸王皆能如此

今至于爾君紂乃不如此所以亡國而不能以爾多方享有天命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周公又更端而言先自歎而後稱王命以告爾辟

承有夏有殷之文兼言紂紂屑輕小之意不集于享謂諸侯離心不能合聚之使來朝享也有邦謂商間猶伐也蠲潔也詩曰吉蠲爲饎烝冬祭名不惑五年當時蓋有所指今不可考須待也暇寬暇也之子孫猶之子于歸之之念聽謂有善可愛念而徹天之聽也動謂敬言發之顧乃眷顧之顧堪可勝也敎謂若天啓其衷也夏殷之亡非天釋去之皆其自取惟紂有爾多方而大淫于惡以圖天之命一一皆有可罪之辭既總言之以下又分言紂紛然于夏則降時喪之下惟有邦間之一句于

商則降時喪之下自惟聖罔念至尹爾多方累十餘句蓋前一節言夏已詳而言殷猶略故于此一節略於夏而詳於殷也明智之人一不念則即爲昏惑昏惑之人一克念則即爲明智故紂雖極惡未嘗不可改而善也自武王克商之年追數五年之前紂惡已極商已當亡然天以其爲商先王子孫故須待寬暇未遽亡之猶冀其能改可作民主及五年之久紂卒無一善之可念聽天于是求民主于四方諸侯大動以譴告商紂之威開悟爾多方之國顧有可勝天之眷顧者而爾多方又無可勝眷顧之人惟我周王善奉皇天之祀克用其德

遂今爲神天之主天寔敎我而用休美之命以休之簡選而畀之以殷命使尹爾之多方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夾左右輔之也介相助也乂猶用乂厥辟之乂惠順也熙光顯也播棄也不典逆理亂常也圖忱于正謂圖復商也大逆也遠者違去也離逖爾土謂離去所居遠徙宅處也上文言商之亡周之興皆天命謀復商者不知天命也所以不容不以言解惑今我曷敢多言以告我惟大降下爾四國之民以教命也爾多方何不誠心以利益于爾乎何不輔助我周王享有天命乎何不順惠我王光顯天命乎爾乃導迪至屢而尚不安靖爾心未能自愛乃大不安天命乃輕棄天命乃自爲逆亂圖欲使已亡之國誠得再居天下之正乃惟縱

逸頗僻大逆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取天之禍我則當致天之罰徙遠爾所居之土我周仁厚未忍遽流放爾今爾庶幾得以如舊保有爾之田宅我惟於是而教告汝我惟於是而戰汝之國訊汝之罪俘汝之身以至于此略示懲戒既不殺汝而復使汝歸宅汝之宅田汝若至再至三又不用我所降之教命我乃大罰極汝罰即上文天罰之罰極猶極鯀之極謂遷徙流放也至此之時非我有周所秉之德不能安寧乃汝自召此罪多方蓋是徐奄淮夷及所滅五十國之人從殷以叛者罪當流放今但告之曰離逖曰罰極而未忍刑之其後

多方之民卒免遷徙惟紂都之民懷商之念深慮其不靜故于是年遷洛所遷者紂都之民非多方之民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我非是多誥惟敬告爾以教命而已又言是惟爾之一初乃爾去惡從善改舊爲新之時若自今以後不能敬行和睦之道猶復乖戾則自底于罰無我怨也

立政

立政謂建立政事之人猶曰知政執政也唐虞之百揆周之冢宰後世之丞相是也篇內官職非一而獨取此二字名篇以其爲衆職之首也成王歸自伐奄周公教以用人之道官制猶因夏殷之舊蓋其時制作未定未有周官六典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常以有常德之人居此官也伯長民者也文武時召公爲伯而宣化于外蓋其職也任任事者也文武時周公爲宰而秉政于中蓋其職也準人掌法

之官刑法當如準之平故曰準人綴衣幄帳也如幕人掌次之類虎賁衛王者如虎賁氏旅賁氏之類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而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而曰王左右之臣有長民者有任事者有平法者有居而張設者有行而護衛者皆不可不謹選其人周公不待其辭之畢於王前嘆美羣臣所戒謂美哉斯言也然能以五官不得其人爲憂者鮮哉前周公若曰公與羣臣言也後周公與王言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繩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

競強也迪知忱恂眞實知之信之也九德之行見皐陶謨面猶向也訓順也古之人惟有夏之君乃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事天有眞知實能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戒其君先致其尊敬而曰拜手稽首后矣復盡其忠愛而曰得人以居是三者之官斯可以爲后也然謀度其人而向之者必其大順于德乃可以爲居是官之人

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承上文言此夏桀之時居三官者皆無善人蓋由桀於有德之人弗以爲往昔所任而棄之所任者惟暴德之人所以喪國而無繼嗣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嚴惟猶曰恭惟嚴惟丕式四字並發語辭湯自七十里升爲天子大能理上帝之明命用以居是官之人無不稱其位未居其官而言其有才者無不稱其人所任得人故王畿千里之民皆和睦四方諸侯之國皆見其所任之爲有德

嗚呼其在受德暫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羞刑進任刑戮者同厥邦謂共涖侯國庶習逸德羣衆相習爲縱逸者同厥政謂共治王事奄謂包覆而有之甸謂井牧其地以授民紂於有德之人泯昏而不能明惟與羞刑暴德之人共國庶習逸德之人共政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其萬姓萬姓者商之受命民而今爲周所有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

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
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
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
微盧烝三毫阪尹
三宅居其位克知其心者知其能官也三俊有其
才灼見其心者見其可用也得人以治天職可當
天心矣所以敬事上帝也立民如立之斯立之立
謂植民之生也立民之長伯常伯也即夏之宅乃
牧在帝朝則四岳統十二牧是也立政之任人常
任也即夏之宅乃準在帝朝則臯陶作士
準夫準人也即夏之宅乃準在帝朝則臯陶作士

是也夫下牧字衍夏氏曰準夫牧謂準夫不專作
法以仁政牧民爲事也今詳立民立政二官大臣
也職位相等準夫掌刑之一職耳以民命爲重故
與二官並而曰作三事趣爲掌養馬左車左右車
右攜持也攜僕執轡御車者也官之所居曰府庶
府衆官府也大都都鄙之遠者除食邑采地外爲
公邑王使大夫治之庶府非一其賤者又有藝人
焉藝伎也醫卜之類大都最遠其近者又有表臣
焉表外也郊外治公邑之臣也虎賁綴衣趣馬之
下言小尹庶府大都之下言小伯皆其屬也左右
攜僕藝人表臣之下言百司該其餘也大史掌六

典八則八法不可雜於衆職之中故特出於後而其下文繼之以尹伯該其屬總之以庶常吉士該其餘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亞者大夫旅者衆士三卿王所命大夫士亦以名達于王者蠻夷微盧烝夷蠻之國蒙北亳穀熟南亳偪師西亳阪險也夷蠻小國前代故都及險要之地皆以王官爲之尹此言文武之時大小內外之官皆得人也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克厥宅心能以宅官者之心爲心也立茲常事

立事之官即任人也司即準夫也牧即長伯也能於立事司牧之官以能得俊有德者居之惟能心其心故能於其官而能得其人也三克字皆謂文王能之兼猶言參預也庶言諸多是非淆亂之言庶獄諸多鞫辯爭訟之事庶慎諸多禁戒儲備之事陳氏曰之猶及也澄案有司之牧夫其立文猶月令言參保介之御兼文王不下侵臣職惟信任準人及牧夫違逆也是訓用違謂庶言之順逆及庶獄庶慎文王皆不敢自知猶知政之知得人而信任之篤文王所以盡君道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

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循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處事合宜者容德其心有容者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其于義德之人用之而不敢違蓋拯民危急必資剸裁之能貽謀宏遠而不敢違蓋拯民危急必資剸裁之能貽謀宏遠必資寬大之度此武王述事繼志而不改父之臣故父子並受此大大之基業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人我受民

繼自今言繼續自今以往也此一節六我字皆我成王也立政立事之人即常任也若謂如此也相佑助之也受民王之民受之于天受之于祖宗也和不乖戾也自一話一言即庶言也末終成德之彥即三宅之俊有德者也自今以往王於三事之官當灼然知其如此乃使之爲治謂知之貴乎明也使之相我所受之民和我庶獄庶慎之事勿有以間之而不得專意爲治至于庶言則自始至終一惟成德之美士是諮獻可替否以人我所受之民謂任之貴乎專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

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周公謂我已受人言之美者皆告之于王則所謂庶言不勞王之自擇其美惡矣惟有庶獄庶慎之事其勿自用而至于誤但當付之于人以治之正者官之長即常任也蓋言之當擇獄之當決事之當常伯準人之官也蓋言之當擇獄之當決事之當謹皆不易能人君苟恃己自用一或至誤雖悔何及惟當求賢審官委任責成則自收得人之效此周公所以拳拳于成王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玆乃俾乂

克宅之謂能以可居是官者居之繹如繹絲謂又從而由繹之審度之詳也商人與文王于三事之官詳察其可而後使之治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儉人小人也小人不順于德使其君無能光顯以在世故戒以勿用儉人而惟用吉士也勱勉力也此申言上文之意言立政之官當擇其人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不云庶言庶慎舉其中以該之省文也此申上文

之意言準牧之官當專其任也三官皆當擇人而專任兩節之文互相備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詰治也詰戎兵謂農隙講武事田獵選車徒之類陟猶行也禹迹禹治水所行之舊迹也方行徧行也覲顯見也耿光德之輝也揚振發也大烈業之盛也文王以方伯專征伐武王一戎衣有天下其光烈如此成王伐奄而歸兵威遠被周公欲其繼今毋忘武備以顯揚文武之德業故言及此或疑此一節與前後文意不接恐有脫簡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承上文王武王而言故稱成王爲後王常人有常德之人三事常任爲重故獨舉此一官以結一篇之意

此第一章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司寇刑官蘇國公爵名忿生武王時爲司寇敬不敢慢忽也爾令蘇公也由用長我王國謂延國祚也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蘇公能敬其所用之獄令亦於此而有慎以例比並權輕重之中而

用其罰也周公呼太史而告以蘇公敬獄之事太史書之簡策因此篇周公戒成王以勿誤庶獄而附記于其後非一時之言也

此第二章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臨死回顧而發命故曰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成王崩年之四月不懌疾甚也天子之疾曰不懌曰不豫崩曰登遐曰宴駕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

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洮盥手也頮沃面也水以水洮頮之也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頮也相相禮者被冕服以衮冕服被王身也几所憑以爲安玉几以玉飾几也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前設左右玉几同召同時俱召也太保奭召公以太保領冢宰也特名以其尊異之芮伯司徒彤伯宗伯畢公太師領司馬衛侯司寇毛公太傅領司空師氏中大夫虎臣虎賁氏下大夫二官宿衛之臣也百尹謂諸大夫衆士也御事總言上自六卿下至百尹皆治事者也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時發顧命

故自尊及卑同以王命召異於平時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

嗣玆予審訓命汝

此以下王之顧命也漸進幾危疾甚曰病日臻日加劇也彌甚留久也誓以信言相要約也病既不瘳恐至大故不得誓言繼嗣之事今此我所以詳審道說而命汝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昔君猶先君也宣昭布也重光明德之輝光相繼也奠定麗依肆習重言者習之不已也達由此而

通于彼也集猶鳥之來于木也定民所依陳列教條民皆服習而不違民心從故天命至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幼而未有知也成王以幼沖即位故稱侗迓逢迎之也天威大誥所謂天降威也成王升遐敬迎此天威而嗣守文武之大訓無敢昏迷逾越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恩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殆違也弗興弗能起弗悟不蘇醒明是朕言者不昧我所命而遵用之也宗社之重基業之大付之

一人可謂艱難言當敬保護康王大渡脫艱難
熒畿内遠邇之民安勸畿内大小之國然爲政有
本必先脩身當思如夫人之能自治于威儀者脩
身有要必先治心毋使冒進于不善之幾幾者動
之微幾有善惡審擇于此時進于善不進于惡非
幾者動而之惡者也冒所以韜尸進於不善猶尸
之入於冒故曰冒進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綴衣幄帳羣臣于此既受顧命畢而各還其位徹
出幄帳于路寢之庭
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

仮以二十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
室恤宅宗
仲南宮氏桓毛名齊侯氏呂名仮太公望之子爲
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
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以兵衛迎太
子以入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
顯諸侯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主或曰恤宅宗蓋
喪次之名宗者宮廟室屋之通稱初喪未成服未
居梁闇故於路寢之翼室爲憂居之室也
丁卯命作冊度
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命亦太保命也成王有遺

命將傳之于康王故作冊以紀其言而授之也既作冊因作受冊之度如下文升階即位受同祭咤等禮節是也凡喪禮厥明而小斂又厥明而大斂尊卑皆同命作冊度者既大斂之後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癸酉王崩之第九日天子七日而殯自死之明日數此既殯之後也殯畢則送死之事略具矣故于此時傳顧命于嗣君也召公以西伯爲冢宰故曰伯相上山虞匠人之屬須索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士喪禮獻材于殯門外檀弓句而布材與明器

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厎席黼純華玉仍八西序東嚮敷重厎席綴純文貝仍八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八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八

狄下士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爲斧文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時牖間牖東戶西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猶鋪也重天子之席三重篾席桃竹枝席也此舉其上席而言其下更有二席黼以絳帛爲斧文純緣也即周官次席黼純也厎席白黑線刺爲斧文純緣也即周官次席黼純也華玉有彩色之玉以之飾几周官吉事變凡凶事

仍几變几謂飾之漆之盡變其質彌文也仍几謂雖飾之漆之尚仍其質其文不皆滅質也吉事尚文凶事尚質故爾西序東嚮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成王殯在西階之上此座堂在殯之西南底席蒲席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東序西嚮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畫彩色雕刻鏤西夾南嚮此親屬私燕之坐也筍席竹席紛雜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几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將傳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舞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度故歷代

相傳寶之此陳寶器也楊氏曰宗器于祭陳之示能守也于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綏輅金輅面皆南向先輅象輅次輅木輅門側之堂曰塾左塾門內之西右塾門內之東前皆北面此陳車乘也象輅對玉輅木輅對金輅不陳戎輅者戎事非常故不陳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雀弁赤色韋弁也惠三隅矛畢門路寢門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上刃刃外向堂廉曰陛兩階陛阼階賓階之稜也士皆立堂下冕大夫服劉鉞屬東堂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戣瞿皆戟屬東垂西垂東西序之階上也銳矛屬說文作鋭側階蓋東廂之側階上以恤宅宗在東夾翼室故此陳兵衛也上文陳座席寶器車乘皆象成王生存時儀物成王殯在西故以西爲上陳兵衛者衛嗣君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王康王釗也儀物既備然後受顧命嗣王位自是始稱王麻冕績麻三十升布爲冕蓋衰冕也是時成王在殯尚未成服君臣皆吉服然皆有變衰冕之衣五章其裳四章此用黼裳惟二章示變也由賓階升猶以子道自居不敢自爲主也卿士王朝之卿也邦君諸侯也蓋自此始至卿士王臣故先于邦君蟻裳色玄如蟻正服當玄衣纁裳此變其裳色也卿士邦君及太保等蓋各從其命服卿士邦君但陪位無所執事故入路門即堂下之位不升堂也卿西向諸侯北面若有公亦北面孤則東面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太宗上宗太宗伯也彤赤色纁赤色之淺者下纁裳而彤裳亦變也介大也大圭鎮圭也長尺二寸天子所執同爵名瑁方四寸太保攝王事故承介大圭太宗掌禮故奉同瑁太史太宗之屬以其秉冊書故先之太保宗伯奉先王之命以傳嗣王故升自阼階書即書顧命之冊太史將以命王故從王而升自西階御猶御車者之御言與王相近也王于此時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秉冊書而命王以嗣位之事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
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先訓
皇后大君也末命臨終之命成王顧命自言其嗣
守文武大訓故曰命汝嗣訓卞法也燮亦和也蓋
成王顧命命羣臣也此辭則述成王顧命之意書
之于冊以命康王者也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
忌天威
眇小而如亂治也天威與前敬迓天威同謂喪禍
也太史讀冊畢王再拜受命起而荅曰眇然予末
小子其旹如前人之治四方以敬畏此可畏之威

乎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天子之禮無可考證今以士禮推之父之命子必
醮以酒醮者有獻無酢太保攝王事傳顧命命嗣
王亦用酒者如成王生存親命其子也然太保臣
也不敢純如父醮子之禮故略如臣獻君之禮有
獻有酢其時太保執天子之圭爲攝主太保以同
酌酒承以瑁獻嗣王王受同瑁三宿而後三祭三
祭而後三咤宿與肅通肅者肅拜也案儀禮燕禮
臣獻君君拜而後受爵此天子禮或異于諸侯或
一時變禮不當比于常禮故先受爵而就執爵以

肅拜三肅致敬也春秋傳晉郤至三肅使者或曰儀禮鄉飲酒主人三拜衆賓各得主人一拜蓋衆賓升階拜受爵者三人主人各爲一拜故三拜此蓋以太保太宗太史三臣傳顧命故各一肅拜以禮之也祭者飲食必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示不忘本也三祭儀禮冠禮皆以四祭醴三祭也註云禮成于三故三祭也啐者以酒至口而不飲居喪故也三啐肅祭皆以三成禮故啐亦三也饗者勸飲食之辭欲王受此酒而饗之也如成王錫周公嚌酒而曰休享享饗通士特牲饋食禮尸執奠祝饗註云饗謂勸強之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三三啐畢太保受同于王降盥升以異同酌酒秉璋以酢蓋臣爲獻主不敢勞君酢己故自酌以酢又不敢襲君爵故易異同又不敢以圭瓚故用璋禮凶事設洗西南吉事設洗作階東南此時喪未成服而行吉事盥洗在東宗人小宗伯佐大宗者大宗供王小宗人供太保既自酌酒于同將拜故受宗人同而拜受爵王荅拜以送爵太保乃于宗人受同而祭嚌宅嚌者各嘗其味宅與宅同以嚌爲宅宅嘗至口異于王也既嚌宅以同授宗人

又拜者拜酢禮也王又荅拜亦如平時燕飲之禮

太保降收

獻酢禮畢太保降則王及羣臣亦皆降收者有司收徹器用

諸侯出廟門俟

廟門路寢之正門成王殯在焉故曰廟門出而俟于路門之外非俟于路寢門外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大子五門皐庫雉應畢畢門即路寢門以諸門至此而畢也應門之內內朝也天子三朝外朝在雉門內朝在應門內司士掌之燕朝在路寢太僕掌之時殯在路寢故王于內朝見諸侯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周中分天下諸侯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者繼周公爲東伯也諸侯各隨其方而入分左右班皆北面以東爲右以西爲左布陳也乘四馬也黃朱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庭實其時諸侯必衆衆國皆陳四馬非王庭所容必少陳之餘者在外實諸侯也或曰當作擅案周官小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繡璜以黼謂以馬爲幣則以圭合之兼幣即合幣
也布乘黃朱是馬爲幣也故賓舉所奉之圭以兼
其所陳之幣而致辭于王云云一二見非一也爲
王藩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之贄奠之再拜
稽首臣拜君之禮也義嗣德史氏之辭義宜也王
義嗣前人之德故荅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
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
而不拜則未爲後也喪禮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
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見諸侯若以爲
不當拜則疑未爲後且純乎吉也荅拜既正其爲

後旦知其以喪見也呂氏曰此非常禮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諸侯朝王而召畢爲二伯故召畢率之以入羣臣
見王而冢宰司徒最尊故太保與芮伯咸進相擯
相之人太保司徒率羣臣而相者舉手揖之使拜
遂皆再拜稽首也前之拜諸侯拜羣臣不拜此之
拜羣臣拜諸侯不拜也王荅諸侯拜而不荅羣臣
拜蓋諸侯自外初見羣臣在內日見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
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
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曰者太保言也太保爲外諸侯之伯内羣臣之長故率諸侯羣臣進戒于王也羡若未詳或曰若順也羡里之囚逆境也而文王以順處之因此遂受天命或曰文王自出羡里之囚而天命始順或曰羡善也天所善天所若謂眷佑之也或曰羡若即下文厥若或字有訛澄案四說俱未安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誕受天命以其能恤西土之民也陟升遐也成王未諒故稱新陟王畢盡協合其宜克勝其任安定文武之功用能延及于今後人有此休美今王嗣位其敬之哉張猶張弓之張言無弛也皇大也六師之軍也天子六軍高祖謂文武寡命言周之受命世所寡有今王當不忘戒備無或弛怠而墮壞我文武不易得之天命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詰

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稱名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未踰年亦書名也報詰報其進戒之辭而告之也報詰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内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厥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上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丕平富謂無一人不富也平者各得其分願富者家給人足也不務咎不以咎人之咎爲務愼刑罰也底至致于極也齊信謂皆信也文武之心致之至極而民丕齊其信用能顯著于天下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保乂王家用能受正命于上帝君仁于民臣忠于君而盡其道天用順之而付畀以四方謂得天下也既得天下之後乃封建諸侯樹立以藩屏在我後之人言先王之有臣以保乂王家所以勵羣臣也言先王之建侯以藩屏後人所以勵諸侯也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天子稱同姓大國曰伯父小國曰叔父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今獨舉同姓大國以包其餘也顧綏回視而安行之也王室若此汝則奉承而同恤之言以王室之憂爲憂羞也鞠子王自謂諸侯不能盡職豈不貽我羞乎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羣公謂大國諸公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既皆聽新天子誥命相者推手揖之使出遂皆趨而出也

王釋冕反喪服

脫去冕服反喪次成服自是常服斬衰居倚廬朝

臣反就其次諸侯反歸其國亦服喪服喪禮喪服

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蘇氏曰成王崩未

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

不可禮變于不得已三年之喪而即吉無時而可

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

也曰何爲其不可孔子有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

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嘉禮也猶可

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

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

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哭踊荅拜聖人復起不易

斯言矣春秋傳鄭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

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

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服未

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

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

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于此

書也曰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猶以爲後

世法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或問蘇氏以此爲失

禮如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

孟子有吾未之學語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意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此事可考蓋易世傳受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或問蘇朱二說孰當澄曰蘇說據禮之經朱說達事之權舉一而廢一皆不可古者天子崩世子聽于冢宰雖未正名嗣位而羣臣尊之爲君下無所覬覦上無所疑忌禮明而分定故也武王喪成王幼周公以叔父位冢宰攝王事致流言之謗成王或因風雷之異得周公代武死之說而王之疑始釋及其將終以此爲監欲嗣子正名定分于初喪之時故有顧命召畢奉承其意制爲權宜之禮蓋前此所未嘗有後此亦不常行也朱子見後世有繼嗣不定而致禍亂者當宋氏光寧授受之際又嘗身親其事一時困心衡慮故其言如此然先王之禮萬世可行或值事變不同隨時度宜而行變禮亦聖人所許所謂禮變于不得已也若遂以後世冊立新主君臣吉服爲是改先王之禮則恐未爲通論

呂刑

呂國名刑刑書也禮記孝經作甫刑宣王時

詩云生甫及申平王時詩云不與我戍甫蓋
呂侯子孫或因呂爲甫或別封爲甫穆王時
未有甫名後人曰甫刑者猶叔虞封唐子孫
稱晉詩從初所封曰唐國風史記從後所稱
曰晉世家也或曰呂甫聲協猶受紂二字不
同其初蓋一名也

惟呂命

呂侯爲王司寇更定贖刑新制具載刑書因諸侯
來朝王使呂侯以書之意告命諸侯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穆王嗣位時年已五十享國百年蓋在位五十年
之後耄老而昏忘也荒大度揆猶禹言荒度土功
詰治也大加揆度作爲刑書以詰治四方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
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若發語辭訓遺書也古有遺書所載之事如下所
云蚩尤炎帝時諸侯黃帝興兵誅之鴟貪殘之鳥
橫取非己之有曰奪矯強虔殺上古風淳俗厚蚩
尤始行凶暴以開亂原惡勢熾盛驅扇薰染延及
平民皆習于惡無不爲寇爲賊以貪殘爲義肆行
不忌外姦內宄爲寇而劫奪取貨爲賊而強矯殺
人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爰始淫爲劓則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
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
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
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
苗民三苗之君也蠻獠之處擅自長雄雖君其國
非受天子命而爲諸侯也其實一民而已五虐之
刑比舊五刑更加酷虐也曰法非法而爲之法也
殺戮大辟也劓則皆劓辟不言剕辟者包于劓宮
或曰刑字誤爲則椓宮辟黥墨辟并制一并制之
不分輕重也有辭無罪者也凡對獄有罪者無辭

無罪者有辭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
改作五虐之刑爲法大辟既施於無罪而又過爲
四者深刻之刑凡麗于刑不分輕重而并其制無
復簡別其無罪而有辭者與猶生也民生斯時相
與漸浸于淫刑之中泯泯然沈昏棼棼然殺亂信
實也刑之輕重允當情理之實是之謂中并制之
刑其實民無所取中顯明之地莫可告訴則告訴
幽冥之間以求直于鬼神而已覆反也彼此互相
詛盟也衆庶被虐威之戮各以無罪告訴于天天
視苗民無有馨香之德其刑威之虐發而上聞惟
有腥穢之氣皇帝堯也庶戮以無辜告天而帝堯

哀矜之堯之心即天之心也遏絶謂竄之于三危
遏止其惡而絶其世使其子孫無復得傳世爲君
也此篇言在下者五皆謂爲諸侯也對天子而言
天子在上諸侯在下者也
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
重以昊之後黎顓頊之後重即羲黎即和在地者
人也在天者神也三苗貪虐民罹凶害無所控訴
而聽于神夫妖由人興民不諂瀆求神則神之妖
怪自息堯命羲和欽天授時禮秩有經職方無越
民不得以非禮上交於神神不可以非類下接於
人自是無復有妖怪降至人間者國語曰古者民

神不雜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天人作享家爲巫
史民神同位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
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
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
世敘天地而別其分至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
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羣后諸侯也逮及也及此時在下爲諸侯者皆有
非常之明故鰥寡之情無所掩蔽時苗民已寬矣
堯清心訪問下民鰥寡遂言苗民既往之惡其情
即得上達堯知苗之毒民在於昏虐今諸侯一反

其道以德之威爲威則不虐以德之明爲明則不昏也案苗民之竄考之傳記在舜竄于四門之後受終攝位之前時帝堯在上爲君所謂皇帝哀矜庶戮清問下民孔傳皆以爲堯蔡氏以爲舜者非是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三后皆以諸侯入爲帝朝之臣伯爵夷名猶崇伯名禹稱伯禹也稷封于邰以有邰之君入爲稷官故稱后稷恤功以民事爲憂也自上教下曰降內則曰降德于衆兆民伯夷教民以禮民入于禮而不入于刑折絶斯民入刑之路也禹爲司空治水水由地中行而土可居九州各主有名之山川以表疆域稷降下播種之法三農得豐殖其嘉穀三后各成其事惟務繁盛其民之生聚降典教之也平水土安之也降播種養之也所謂德明惟明者如此皐陶爲士官爲百姓制得中之刑使之畏威寡罪而敬其德當是之時穆穆者在上爲天子明

明者在下爲諸侯封國在東在西在南在北其明
各章灼于其方無一不勤于德其彝猶召誥言非
彝四方諸侯皆惟德之勤故能明于皐陶制刑之
中導民爲善禁民爲惡民之非彝者率皆順治而
刑不用典獄諸侯之君主四方之獄者非反辭懶
正辭下章非時伯夷惟時苗民是其例也訖絶也
冨貪賄賂也堯時萬國咸寧比屋可封刑措不用
或不得已而用刑則盡絶禽虐一是公正敬謹畏
忌表裏無愧身之所爲皆可言之于人無所揀擇
去取治獄如此是能合乎天德而天之元命不待
外求乃其自作也故得上配天子享國在下所謂

德威惟畏者如此案此篇皆是誥諸侯之辭此章
首言蚩尤之亂遂言堯時苗民淫刑之惡羣后祥
刑之美以示戒示勸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
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
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
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
乃絶厥世

嗟歎辭四方司政典獄謂諸侯也非爾諸侯爲天
之牧民者乎今爾何所監視何所懲創乎所當監
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惟是苗民也伯夷以禮教

民使不犯刑此其布政之迪也奪貨劫取賄賂也
蠲貸也苗民不察獄辭之所麗蓋以柔擇用吉人
審觀于五刑之中惟是一衆虐者貪者斷制五刑
妄亂加罪于無罪之人上帝不貸其惡而降之殃
咎苗民無所辭于帝之罰乃至滅亡絶其子孫之
傳世不復得爲君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
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
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
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伯父等即司正典獄之諸侯王享國百年矣諸侯
之老者猶父兄弟少者猶子孫父兄之列以伯稱
弟之列以仲叔季稱子孫之列以童幼稱舉同姓
諸侯以包異姓也刑合天心則天降格而眷命之
爾皆聽我言而謹于刑庶乎天有格命也由用也
刑之中者用以慰民也爾無于此而不日勤刑之
失者宜以爲戒也爾無于此而戒不勤勤于由慰
爲其所當爲也不勤于所戒不爲其不當爲也刑
者天之所以齊乎民也淫刑爲天所譴則必不終
于位祥刑爲天所福則必克終于位使我在位一
日或不克終或克終皆在爾司刑之人爾能謹于

用刑庶可敬逆天命而使我克終所以奉我一人
也畏與威同畏謂刑罰之也休謂赦宥之也雖有
所刑罰苟不當則勿刑罰之雖有所赦宥苟不當
則勿赦宥之惟當敬謹于五刑使輕重寬嚴各得
其當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當寬而從輕柔克也
當嚴而從重剛克也寬嚴輕重適其平正直也天
有畀命而克終于位一人有慶也惡無所容而善
有所恃兆民賴之也上下同享其安永永無窮矣
穆王惕然以已之克終不克終係于諸侯用刑之
當不當諸侯承王之命其可不謹于刑乎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
邦言其國土言其境内之地祥吉善也刑者凶器
而曰祥刑蓋慈良惻怛詳審輕重主之以不忍行
之以不得已所以謂之祥也在今日爾諸侯欲安
百姓何者當擇非人乎何者當敬非刑乎何者當
擇度非及乎人謂用刑之人及謂刑之所加猶罰
及爾身之及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簡乎正于五刑五刑不簡
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
惟内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兩辭證也造至也具備俱完也師衆也獄辭不一

麗于刑者不過五故曰五辭辭證俱完則與衆有
司共聽其辭當麗何刑簡分別之也孚實信無疑
也辭既分辯而無疑則定其罪而正之于五刑五
辭所麗之刑分辯不明是謂不簡不簡則正之于
五罰五刑所宥之罰審責不合是謂不服不服則
正之于五過刑罰過皆曰正者謂斷以公定以理
各得其正也然古之所謂罰者以五流之法宥之
而已今五罰皆以金贖則與古不同矣周官所謂
過者桎梏而生諸家食役諸司空今五過輕于金
贖則與周官又或不同矣夫自刑輕之而爲罰自
罰輕之而爲過過則幾于免矣法固欲其輕也以

私而故縱之則非天討之公所以嚴責五過之疵
官挾勢也反報恩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請求
也爲是五者而狥私所犯非過而以爲過此故縱
之罪與犯人同所宜審克之審克謂審之而能得
其審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者雖不刑之而猶入于罰也
若五刑有疑則直赦之而不復入于罰矣五罰不
服正于五過者雖不罰之而猶治其過也若五罰
有疑則直赦之而不復治其過矣有疑而當赦者
所宜審克之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
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非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
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罪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
屬千劓罰之屬千非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
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推究得實者罪之當刑者也雖有衆人同聽惟當
更于其容貌有所考察周官所謂色聽是也衆皆
曰然而猶必察焉愼之至也無可推究者疑而當
赦者也疑獄難明不復再聽蓋過于尋求或至誤

入必受天譴天威俱所當畏故疑者不問而赦之
也刑施于人曰辟五辟之疑皆赦其罰謂或有不
赦而罰贖者也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倍謂倍百爲
二百鍰倍差謂倍二百爲四百而差之少進爲五
百鍰閱察也察數而得其實曰閱實五罰之金多
寡不同皆必閱實其罪果當其罰而後罰也屬類
也三千總計之也別言罰屬合言刑屬者刑罰同
屬互見之也周官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
今此雖增其舊然輕罪比舊爲多重罪比舊爲少
三千屬者法之正條若罪無正條則取上下條比
附其罪但比附之例有不可誤者有不可用者僭

差誤也謂當比此一例乃比彼一例所比不當則與辭不相應是亂其辭也雖有比附之例其法不可行者勿用之漢長安賈人坐與渾邪王市者五百餘人當死汲黯曰愚民安知所市賈長安中而文吏以爲出財物如邊關乎若此之類是以不可行者比附也法無正條尤當詳謹內致其察外比以法所宜審克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

克之

刑在上而情適輕則減一等而下服刑在下而情適重則加一等而上服用刑之權也諸罰亦然或減輕一等或加重一等輕之重之如衡之有權然此特隨一事而輕重耳亦有隨一世而輕重者若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之類是也刑罰之權或同或不同然有其倫敘則不可紊有其要歸則不可易惟齊非齊者權也有倫有要者經也罰贖聊以懲之雖非至死殫其資財人已極于病矣輸貿者猶憫之況刑加其身乎此穆王哀矜之甚也佞口才也獄者欲盡人之情

實以口辯折人使人無所措其辭易至誣枉良者
慈祥豈弟之人治獄之法雖不可過亦不可不及
無非在于得其中而已察獄辭之參差不齊有不
從順者有從順者從謂得其情理也當以哀敬之
心折獄哀謂矜憐其人敬謂謹重于已獄辭既定
當得何罪則明白開讀律法之書與衆有司共相
推度如卜筮之旅占咸欲庶幾乎中正其刑必如
是其罰亦必如是所宜審克也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獄既成于下而無疑輸于上而無疑治獄有司于
其刑達上之時必備載其情節有可輕可重者并

載兩刑聽君國者之自裁不敢專決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
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
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
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卿大夫從諸侯而來朝故又呼其大官大姓而戒
之穆王惟恐用刑之或誤故言之而多懼惟其敬
于刑故欲有德者司刑今天相佑斯民有四方司
政典獄之諸侯爲天牧民作天子之配而在下單
辭無佐證者聽之尤難其明之所照當如清水之

照影表裏洞徹無毫髮之不見故曰明清于單辭民之所以治由典獄者之無偏私中聽聽之不偏也家者人之所私私家謂私之如家然府主案牘者辜功以入人之罪爲功也報如報虐以威之報庶衆言之也尤殃咎也不中聽獄者所見之偏爾私家于獄者必受貨賂也然獄之所以私亦有非以財寶爲貨者惟主吏欲以人之罪爲己之功則故以陷人治獄而私天必報之以庶尤今雖未報終久可畏者惟天罰也非天不中而偏罰之蓋以人之爲人在于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于死天豈容之哉若天之罰不如此其極則獄史將無所畏

恣爲深刻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無復有今善之政在于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玆祥刑

嗣孫諸侯嗣世之子孫蓋諸侯或有世子代君來朝者自今以往將何所監視豈非德于民之中乎謂以德用刑于民而得其中也我之言如此汝尚明聽之哉屬猶附著也哲人明理審法其于用刑也雖兩造之辭紛紛無有窮盡皆使附著于五刑之極歟極謂得其至當故刑咸適中而已亦有福

慶也凡受王之良民而治之者不可虐之以不祥之刑當監視于此之祥刑祥刑者以德爲刑也

文侯之命

文侯晉君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史記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及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東遷于洛平王賜文侯秬鬯弓矢命爲侯伯此其命書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尊之也文武之德昭明而上升于天廣布而下聞于民惟以是之故天集其命于文王之身周家之命集于文王定于武王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兼文武言先正文武之臣也能于左右昭事其君及小大謀猷之事皆率循從順以此貽後故文武而下諸君爲平王之祖者得以安于其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嘆而自傷言已嗣位父死國敗爲天下之大罪戾
夫犬戎之禍幽王實致之平王過則稱己故以天
丕愆爲已所造也戎猶寇也純語辭俊大也王室
中圯資用惠澤及于下民者殄絶詩所謂喪亂蔑
資曾莫惠我師是也資澤殄則民心去故夷狄乘
間侵寇我國家即我治事之臣無或有耆宿壽考
之人尚在其所服之官既無可以付托而內顧已
才則不能勝其任惟曰四方諸侯在祖行父行者
其誰能憂恤朕躬乎又嘆而言諸侯若有功于我
一人則我可以永安在位矣蓋悲無人如先正之
能使先祖得以安于位者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
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乃汝也顯祖唐叔也乃辟平王自謂唐叔有功周
室今汝有功于我是汝能光昭其祖也幽王失信
諸侯莫有至者文侯始以身爲天下倡取法文武
之道以勤王室用以會合諸侯繼紹汝君使不絶
其世追孝于前時文德之人謂使已不失天下以
祀其先王也汝多所脩完捍衛我于艱難如汝之
功我所嘉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

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形赤盧黑也諸侯受賜命當告其始祖故
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
匹曰乘往者往歸者歸晉國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
其民都者國之都鄙蘇氏曰宗周傾覆禍敗極矣
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
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
間王室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
之無志也呂氏曰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
正卧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釋然遽以
為足嗚呼此周之所以終于東乎

費誓

費地名後為季氏邑魯侯伯禽征徐戎之時
誓師于費也案史記周本紀魯世家武王克
殷封周公旦于曲阜曰魯公不就封留佐王
王崩管叔及羣弟流言公相成王而使子伯
禽代就封于魯管蔡武庚反公奉王命東伐
淮夷徐戎亦反伯禽率師伐之作肹誓遂平
徐戎定魯肹即費字傳寫不同爾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戒勑之使無諠譁欲其靜聽誓命也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胄敽乃干無敢不弔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徂玆猶曰往者歛整治之也敵旅楯紛也紛如組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弔精至也備具也每弓百矢又有重弓以防損折鍛鍊礪磨也鋒刃刀劒之屬甲衛身冑衛首干楯以捍敵皆自衛者戰伐所用長兵則弓矢短兵則戈矛與凡可以擊剌之鋒刃皆攻人者先自衛之器後攻人之器言之序也魯侯謂往者至國之初已有淮夷徐戎並起叛亂其時已嘗俾汝脩戎備無敢有不精好者矣今往征徐戎且築圍壁有當教戒之事如下文所云故又誓衆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今謂今出征之時也淫大舍放牿牢言放牧杜塞擭捕獸機檻敜塞穽穿地陷獸傷牿謂傷牿之牛馬牛馬在牿逐以牿爲牛馬之名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風牡牝相奔逸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逋逐追求也復還之也失者無得踰越圍伍而追求得者惟當歸還之則我當商度多寡以賞賚汝如或失者越伍追逐得者藏匿不還則皆有常刑也

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上文既言馬牛臣妾之去失者此又言不因去失而敢盜取他隊之馬牛臣妾者先戒之以無敢寇攘而或有踰垣墻而竊其馬牛誘其臣妾者當服寇攘之罪故亦有常刑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也糗糧食也不逮不及數也大刑死刑也淮夷徐戎並起今獨征徐戎蓋徐戎近魯先攻近者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墻端之木也旁曰榦墻兩邊障土者也上文峙糗糧不言魯人蓋伯禽爲侯伯監七百里內諸侯率以同征糧食當自賫故責之魯人也無下楨榦甲戌非遠國所能自賫持蓋統告諸侯在會之人也此餘刑謂刑之至重其上更無餘特降死一等而已魯人三郊三遂峙乃甲戌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甲戌所以供牛馬若不繼則牛馬飢疲故亦服死刑也魯侯作費誓之時蓋在周公作大誥之後其篇次文侯之命者以侯國之書附帝王之書故居

周書之末

秦誓

秦穆公遣兵襲鄭而爲晉所敗作誓以悔過此其辭也案春秋左氏傳僖公三十年九月晉秦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而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使孟明西乞白乙出師蹇叔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趨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使遽告于鄭鄭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敵不可縱夏四月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晉文公夫人文嬴秦穆公女也請舍秦囚晉人歸三帥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作誓悔過蓋

在此時然文公二年春秦又伐晉戰彭衙三年夏秦又伐晉封殽尸既作秦誓之後荐興報復之師烏在其爲能悔過也但其行事雖不踐言而其立言則可垂訓故夫子取之聖人不以人廢言也如是邵子曰夫子定書終于秦誓知周之必爲秦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羣言之首猶曰第一等言語云爾即下文所引古人之言是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樂無逸所謂盤于遊田孟子所謂般樂怠敖是也言人盡如此多荒於盤樂已責人之不善此甚無難惟受人責己之不善能如水之流有順而無逆者是爲難也盤艱難三字協韻

我心之憂曰月逾邁若弗云來

思欲遷善改過惟恐弗及故憂日月之逝若弗復有來日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惟如古先謀國之人則今未能即有其人使來就已忌語辭如詩抑曾弓忌惟今之謀人姑且將以

爲可親而與之謀雖則曰如此然于今之謀人之中庶幾求問老成之人則無所過也此蓋悔其違蹇叔之謀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番番良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大也昧昧深潛之意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試墓木既拱者我庶幾有其人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願有其人此二者人品易明前日之失今日復踐矣惟有捷給善巧諞言之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俾君子變易其言辭我大多有其人故昧昧深潛而思之惟恐一日不察復爲所惑也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之言也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介猶个也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受也技有才者彦聖有德者彦美士也

聖通明也不啻謂心之所好甚于口之所言也子孫黎民言子孫所有之黎民職主也冒忌也違背也俾不達謂在下困窮不使之達也殆危也穆公前既悔用人聽言之非矣故又及此言能容之人進賢利國不能容之人妨賢病國

邦之杭陘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杭陘不安也懷安也結上文言國之危殆繫于所任一人之昆

書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